

書叢學自年青

究研治政本日

著元紀王



行發店書·活生

MG
D731.32
65

書叢學自年青

(輯二第)

究研治政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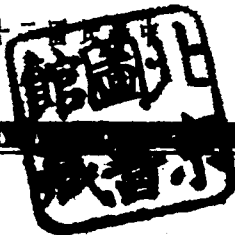
著元紀王



3 2285 1837 3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月三年八十二



目次

- 一 現代日本政治特有的形態……………一
- 二 初期日本資本主義飛躍的狀況與國會開設運動……………一七
- 三 明治中葉以後新舊勢力的抗爭……………三一
- 四 金融寡頭的發展與革命運動的滋長……………四六
- 五 日本法西斯團體的產生與發展……………六六
- 六 日本法西斯運動的現狀……………八三
- 七 日本的人民戰線運動……………九六
- 八 沒落期的資產階級政黨……………一〇九

九	現代日本政治機構中之元老、重臣、官僚集團……………	三三
一〇	軍部的派系及其國家改造觀……………	三六
一一	軍部、政黨、官僚對立的表裏……………	四〇
一二	最近日本政治的動向……………	五六

第一章 現代日本政治特有的形態

——一幅輪廓畫

當「現代日本政治」六個字，輕輕地映入我們的眼簾的時候，我們的腦海裏就不自期地會湧現着一幅輪廓畫：天皇——軍部——內閣——財閥——政黨——官僚——國民大眾——矛盾！矛盾！矛盾！

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的往下想，索性把這副「東洋鏡子」的真象，粗枝大葉，連根帶蒂地和盤托出來。那末，第一件我們應該拆開來看的，是日本目前的獨占財閥。

(一) 三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

(二) 銀行中心財閥——安田、川崎、滙澤、山口；

(三) 產業中心財閥——大倉、根津、大川、田中、淺野、藤田、古河、片倉、

川西；

(四) 海運中心財閥——山下、岡崎、岸本、辰馬；

(五) 投機資本財閥——野村、山一；

(六) 新興資本財閥——久原、漆、野口、中島、石原；

(七) 地方財閥資本集團——本部集團、北海道集團、朝鮮集團、台灣集

團。(註)

這些財閥所佔有的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合計起來，其比額佔日本全國資本的百分之七十。剩下的百分之三十，主要的是屬諸國家所有的。在百

(註) 根據鈴木茂三郎日本財閥論。

分之七十私人資本中，十分之七是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資本財團支配之下的。

這一現象告訴我們什麼？它告訴我們目前日本的全國財富，大部份是集中在少數財閥的手上，而具有現代資本主義的獨占的特質，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德、法諸國一樣，受着極少數的托辣斯(Trust)、辛迭加(Syndicate)、加迭爾(Cartel)的獨占支配，這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的一種樣式。

第二件我們應該拆開來看的是它的社會階級的構成，爲了明白起見，我們不妨簡單地表示如下：

天皇——皇族——華族——舊神官及僧尼——士族——平民

天皇在日本民族的觀念中，是活的神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族是

天皇的宗族，也是屬於神聖尊嚴的「神」的範疇之內的。其階級是特殊的，不得與其他階級通婚姻，保持血統上的絕對純潔尊嚴（皇族下嫁的不在此例）。

華族就是貴族，其階級也是特殊的。由天皇賜以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享有特殊利益，普通也不願與以下的各階級人民通婚姻。不過，近數十年來，新興資本家的有財有勢，貴族與資本家子女通婚者頗多。

士族照例是限於士大夫這一階級而言。但是，這一種劃分，近數十年來，已沒有很明白的界限，大概受過相當教育而富有資財的，都屬諸這一列。

舊神官和僧尼，是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以前，傳統遺留下來的

特殊階級。原來其身份是高於士族而次於華族，相當於現社會中的學者身份，受統治者相當尊敬的待遇。專門管理祭神之事，享有祀田廟產、及自治權。明治維新以後，他們的地位，雖逐漸低落，與士族並列；可是還是另成一特殊階級（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社會構成更爲封建，即：天皇——將軍（註）——大名——武士——佛僧及神官——農民——商人等七階級，商賈末利，身份最低）。

平民即一般國民大衆，對國家所盡的主要義務，是納稅、服兵役。在社會中，居下層。

這樣的身份的劃分，在目前日本國內，還是儼然存在的。進學校的時

（註）將軍等於我國古時的諸侯，大名爲封建大地主，武士即將軍及大名所有的軍隊。

候，身份一項，必須填明。無疑的，這樣的社會構成，是半封建體的表現，與高度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不相融洽。

所以，現代的日本，總括地說一句，就是高度的資本主義體（經濟的）與半封建體（社會的）的結合物。

二 明治革命不澈底

我們既已知道，現代日本是資本主義體與半封建體的夾雜產物。那末，我們退一步要研究爲什麼會產生這「非驢非馬」的現象的呢？

關於這，明白乾脆的答覆是，明治革命不澈底！換句話說，一八六八年的明治革命，不是純粹的澈底的新興資產階級革命，它與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的民權革命不同。它主要的是封建體的分化與內潰的革命。

推翻封建的德川幕府政權的領導勢力，不是當時的新興資本家，不是當時的抱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份子（此時自由主義思想在日本剛萌芽），而是德川幕府內部的薩摩閥與長川閥（地方諸侯）對幕府政權的反抗。以及各藩閥自身部內的上士階級與下士階級（註）的對立。如以前者呼之爲橫的對立，那末後者是縱的對立。

造成橫的對立的原因是當時幕府政權的腐敗，財政的困難，賄賂，賣官鬻爵的公然橫行。因此對各地方諸侯失其控制的力量；失其補助地方諸侯的力量。

加以，這時候，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開始由亞洲大陸而侵略到日本內地了。美海軍提督彼理（Perry）於一八五三年率艦來日，以武

（註）上士爲上級武士，下士爲下級武士，相當於今日的軍官與小兵。

力脅迫日本開闢通商口岸，締結通商條約。至一八五八年幕府無法應付，不得已被迫而簽訂不平等條約，規定開神奈川、長崎、新潟、兵庫四港爲商埠，美僑在日享有治外法權，美船停泊日本沿海，日本有供應一切需用物品的義務，

這條約簽訂以後，英、俄、法、荷蘭諸國援例要求。英俄兩國頗有相繼以武力威脅之意。幕府出於無可奈何，繼美國之後，而與英、俄、法、荷蘭諸國訂定通商條約，享有美國應享的權利。

從此，三百年來的日本鎖國主義打破了。各地人民的盲目排外運動，因受這一刺激而不斷高漲起來，遂發生焚燒英美領事館，殺死在日歐美僑民，砲擊外國商船的舉動。至一八六三年英、法、美、荷四國，聯合派遣艦隊，要求幕府嚴懲排外舉動，要求賠款，英兵且砲擊鹿兒島港。結果，

幕府接受要求，賠款三百萬鎊。這是日本受歐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

封建幕府無力抵禦外侮，更招一般藩閥的輕視，和一般國民的怨恨。於是藩閥遂想利用民意，乘機揭起倒幕府的旗幟。

造成縱的對立的原因，是幕府以及各地方藩閥，均因連年飢荒，賦稅收入，不敷支出，不得已而向地方的高利貸財閥，借債度日。因財政困難的結果，素來受幕府、藩閥養的下級武士的生活費用，亦無法支給。而上士階級則養尊處優。加以各地農民，因飢餓而發生騷動；所以，下級武士的思想一變，而走入反抗現狀的隊伍中去了。成爲明治革命過程中的主力軍。

當時新興的大工商階級，當然是響應這一運動的。然而，它們只有響應的力量，而沒有主體的領導力量。它們只有鼓動農民起而作反幕府、反

藩閥的作用，而自己沒有能力指揮前線作戰。

所以，當時革命的兩個基本口號是「尊王討幕」、「王政統一」。換句話說，便是造成中央集權的國家。而不是「自由」，「平等」，「博愛」，不是「天賦人權」的口號。

自慶應三年十二月（一八六七）至明治二年六月（一八六九），這時期，是日本的佐幕派（擁護幕府的各諸侯）與尊王討幕派（以薩、長、土、肥四藩爲主體的各諸侯）軍事行動的時期。結果，尊王討幕派是勝利了，幕府聲明願將大政奉還皇上，成立統一的明治王政政府。

幕府勢力屈服以後，這一幕革命就互相宣告妥協，各封建諸侯的勢力依然存在，即被打倒的德川將軍，仍由明治政府賜以爵位。

明治統一政府成立以後，其政權構成的性質，是異常複雜的，包括：

(一)大工商階級，(二)公卿華族，(三)大名家族，(四)士族及平民，(五)地方富豪，(六)舊幕臣。其中支持明治政府的主要勢力有二：(一)各藩中的下士階級，(二)大工商階級。下士階級擁有政治的軍事的實權，而大工商階級則以大藏省(財政部)爲中心，擁有財政經濟的實權。

至於各地方諸侯，各封建領主，名義上雖服從當時統一的明治政府，實際上依然各自爲政，依然割據一面。各諸侯所有的土地、人民，完全歸諸侯所有。明治政府不得過問。

這是明治革命的第一階段。

在這樣狀態之下，中央集權國家，其實並沒有完成。但是明治新政權的形態，得着新興大工商階級做後援，得着各藩中下士階層出身的優秀軍

事人材的指揮，而又不斷地急速擴大政府自身的財政金融基礎，急速擴大陸軍的人數與充實軍備的實質，急速以全力整備向建設現代國家的途上邁進；準備更使各地的殘餘藩閥，進一步在明治政府巨大的經濟及軍事的力量控制之下。

明治四年七月，當時政府的軍事、政治、財政各主腦，一致堅強地議決奏請天皇，掃清各地藩閥的割據勢力。廢藩置縣、把土地、人民、軍隊、財政權完全集中在明治政府手上。這樣一來，各藩才從此根本失去其獨立性、割據性，而只是充當朝廷長官之一。同時，明治政府並厲行全國徵兵制，實施軍國民教育，建設現代的海、陸軍備。這改革在明治維新過程上，佔了重大的一頁。

這是明治革命的第二階段。

因這一改革而醞釀各地藩閥最後反抗明治政府，藩閥官吏相率退出明治政府，而揚起叛亂之旗了。於是，在日本歷史上，產生了所謂明治政府以武力最後一掃殘餘藩閥的西南戰爭。這一戰事發生於明治九年，至十年而平息。至此，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權工作，才實際地完成。

藩閥勢力肅清以後，明治政府的整個政權，是否完全操諸新興的大工商階級手上呢？

不是的！藩閥勢力雖告肅清了，但是，明治政權的內部，又起了相當的變化。薩、長實力派的勢力更強大了，而具有支配當時政治的實權。同時，薩、長勢力，形成新的「閥」。各因主帥關係而佔據實力要衝。薩派佔據海軍地盤，長閥則佔據陸軍地盤，原有土、肥出身的軍事人才、政治人才，或則各與薩、長相接近，而受薩、長的青睞，或則被排擠於實力閥

外。

除了薩、長以外，在明治政府中又新成一貴族集團。因此，明治十年以後，政權的結合形態，包括三種勢力：（一）薩、長閥，（二）新興大工商階級，（三）公卿貴族。這三種勢力，都以天皇及皇族爲一尊，都以建設近代的統一國家，強力國家爲共同的目標。

但是，薩、長閥的政治意識，與新興資產階級的勢力，倒底是有多多少對立的因素的。第一，薩、長閥原來是從武士階級分化出來的軍人，封建意味，本甚濃厚，且出身農村，一入伍後，天天過着刻板的生活，天天受着嚴格的武士道精神教育的訓練，所以他的政治意識是偏於保守，忠君愛國，是他們的天職；軍國主義，是他們的目標。而且，他們的封建的集團結合，甚爲鞏固。至於新興資產階級，則受着新的民主政治思潮的激

邊，偏重自由、平等，偏重實行徹底資產階級革命。第二，明治政府成立以後，即以全力着手現代化的工作，如海陸軍兵工廠的設立，如學校的建立，如歐美留學生的大量派遣，如各種官營模範工場的設立，以及鼓吹各地豪富、貴族封建主，開設新工廠，並以政府力量補助私人企業（如明治八年起政府每年幫助三菱汽船會社六十萬圓，便是一例）。因此而使日本新興資產階級的勢力，突飛猛進。當然，資產階級，這時已進一步需要完全由本階級支配的政治了。換句話說，資產階級需要議會政治，需要政黨，通過政黨與議會而把自己的政見，不折不扣的實施起來。但是，因着薩、長閥的高踞軍政要衝，無法實施。而薩、長勢力當時是反對議會，反對政黨，反對資產階級佔據政治大權的。

所以，明治十年以後，新興資產階級與薩、長對立關係，漸漸露骨。

新興資產階級要求高度的民主政治，要求開設國會，而薩長勢力，則堅持保守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

第二章 初期日本資本主義飛躍的狀況與國

會開設運動

一 資本主義飛躍的狀態

這裏，我們不妨再將日本資本主義初期飛躍的狀態，約略地敘述一下。

日本初期資本主義之飛躍，是得力於國家的鼓吹與獎勵，得力於國家之無條件的貸與或資助的。這是一般落後的產業國，迎頭趕上先進的產業國家時，所使用的唯一方策。

當時，明治政府對官營的模範工場固不必說，由政府直接管理，就是各銀行各公司的發展計劃，各民間產業的經營方案，各交通機關的建設方案，都取保護和干涉政策。並且將從來數十萬不生產的武士，授以生產技能，而訓練成生產階級，付予各種職業，為生產之一員。

所以，自明治十年以後，日本資本主義，即開始蓬勃發展。經一八九四（明治廿七年）中日戰爭，及吞併朝鮮後，而正式跨上帝國主義的舞臺，對東方其他諸國，加速度的恣意侵略！

現在，我們將日本資本主義初期的飛躍的狀態，列簡表如下頁（根據高橋龜吉著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

根據下表，我們可以知道，僅九年間，日本資本主義各種事業發達的速率，竟達數倍！

年次	銀行發達		銀行以外各會社發達		鐵道發達		汽船發達	
	收入資本	人民貯蓄	社數	公稱資本額	官設	私設	船數	噸數
明治	單位千圓	單位千圓	社	單位千圓	哩	哩	隻	噸
二〇	三、六六六				空		一八三	四、一〇五
三	四、〇六六				壹		一、九	
四	五、〇三三	一、三三七	一、八〇三	二七、七四	一六		二六	
五	五、二四	一、九、六三	一、三、七九	五〇、六五九	三三		三三	五九、六二
六	六、三三五	三、三、三六	一、六、五五	五〇、四六	三六	一六	四六〇	六、三二

至關於農村經濟方面，自明治十年，也開始起了下列急激的變化，

即：

(一) 因封建割據之撤廢及運輸機關之發達，使國內經濟分業化；

(二) 因外國貿易的解放，輸入的增加，刺激農業生產品及工業品的

輸出；

(三) 因明治六年地租改正的結果，使地主逐漸資本家化；

(四) 因產業之工場化、機械化，而使農村經濟走上交換經濟化的過程。

以上這些事實都證明了新興的資本主義勢力，如何地在發展着、擴大着、鞏固着！

經濟發展的樣式，決定了上層的政治形態的發展。跟着新興的飛躍的資產階級勢力而來的，必然是進一步的民主政治的國會開設運動。因此，這口號終於在明治十三年由言論而見諸行動了。

二 國會開設運動

明治十三年日本成立國會促成同盟會，當時，參加的會員就有八萬七

千人，二十二縣中有地方支部二十八個。這同盟會成立以後，要求開設國會的聲浪，遍於全國。一般知識份子、大工商階級的政治家鼓吹最烈。明治政府中抱有新興資本主義思想的政治家如板垣退助、大隈重信(註)，此時也因與薩、長勢力發生傾軋，而退出政府。領導開設國會，組成政黨運動。同時，並反對明治政府中的薩、長勢力。

薩、長支持下的明治政府，當時即發出集會條例，下令取締國會促成同盟會，可是無效。各地羣衆，仍如蜂湧一般，情緒緊張非常。次年，以板垣退助爲首領的自由黨，正式成立。其主要政綱爲：「自由的實現，民權的擁護，社會的實行改革，與租稅的減輕」等。這一政黨的構成的階級基礎是地方小地主、農民、小工商階級。這一羣是當時的雙重被剝削者，

(註) 板垣、大隈原係士、農出身政治家，明治五年至十一年間，任政府要職。

他們一方面受封建大地主的剝削，而另一方面更須受新興資產階級的高度
的剝削（日本資產階級因爲想在短期間趕上英美諸國，所以對中小地主、
中小商人的剝削無微不至；換句話說，就是以舊的封建的榨取手段，以新
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擴展自己的生命）。

自由黨成立的次年（明治十五年），以三菱爲後盾，以大隈重信爲首
的改進黨亦接着成立。因爲其背後支持的是巨大的新興財團三菱，所
以，不消說改進黨是代表當時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政黨。其政綱最重要的
是：「促成立憲政治、統制貨幣、改正不平等條約、發展國外貿易」等。
改進黨和自由黨，在階級的經濟利益上是衝突的，然而，在反薩、長勢力
的過程中，是互相聯絡的，彼此響應的。因爲當時他們共同的目標，是開
設「國會」，要求高度的「自由」，和實現「四民平等」的原則（四民即

士、農、工、商)。

這時，自由黨因有廣大的農民爲其後盾，所以聲勢浩大，其支部分佈各地，分頭呼號、請願、示威。明治政府乃下令以武力解散自由黨，可是無效；各地的新組織，隨着解散而不斷地產生起來。

最後，薩、長支持下的明治政府，終於在明治十五年接受了促成憲政、開設國會的要求。派當時長閑出身的政治家伊藤博文一行，赴歐洲考察憲法。着手準備起草憲法。依據憲法，產生國會議員。

這是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獲得空前的勝利！

三 憲法的公佈與現代國家機構

日本憲法，是在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由伊藤博文起草的，至二

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即日本民族建國二千五百四十九年的紀元節），正式公佈。以一八五〇年的普普士憲法爲其藍本。

當憲法剛起草的時候，薩、長閩的軍人與新興資產階級，起了熱烈的爭論，薩、長力主以普魯士憲法精神爲準則，而新興資產階級則傾向以英國的憲法爲準則，而以美、法、德三國的憲法做參考。結果，資產階級終於失敗。

根據日本憲法，天皇的權力，極爲廣大，內閣離議會而獨立，直隸於君主，對君主負責任。議會不過是「協贊天皇」的一個立法機關。而且天皇有由憲法所付與的緊急勅令（註）權。於必需時，勅令一發表，在法律上發生至高無上的權力。

（註）天皇所發表的命令，謂之勅令，日本現分勅令，閣令，省令，府令，縣令等種。

天皇是萬世一系的，是至尊無上的。如君主年幼之時，則由攝政王輔佐，發號施令。

天皇之下的諮詢機關，一是樞密院，一是元老院；樞密院由國家中年老功高的大臣中選任。現在的樞密院長是平沼騏一郎。另設樞密院顧問官若干人。元老院在憲法上本沒有明確的條文規定，可是實際上已成爲憲法上的公式化的機關。元老的資格，限於參加明治維新有大功的大臣。擁有比樞密院更優渥的待遇，更大的把握時局關鍵的實權。天皇施政上遇有疑問時，總是先下詢元老的意見，以元老的上奏本旨爲依據而發表勅令。現在元老院的元老，僅有碩果僅存的九十高齡的西園寺公望一人了。

議會分貴族院及衆議院二院，貴族院有議員三百九十六名，分世襲、勅選及民選三種。世襲的議員由皇族、貴族中選出，勅選則由天皇選任。

皇族被選的資格，是限於年在二十歲以上，公侯爵被選的資格，限於年在二十五歲以上。民選議員規定須年在三十歲以上，而且由資產最大，納稅最多的國民中選出。民選的議員任期七年，其他終身。貴族院議長，由天皇直接任命。從議員的構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貴族院完全是代表皇族、封建貴族、大財閥政治意識的一集團。國家立法，以及政治設施，都須得到這一集團的通過和贊成。

衆議院規定議員人數共四六六名，依照選舉法，女子不得有選舉及被選舉權。男子選舉人的資格，須年二十五歲以上，且須有相當資財的。目前，在日本全人口中，有選舉權的，不過一千四百萬人左右（根據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統計）。一般軍人、學生及與選舉事務有關的官吏，亦不得有選舉權。（日本每次總選舉，選舉人棄權者達半數，可見一般日本國民

對選舉的不信任)。

被選舉人的資格，須年在三十以上，且有資財，曾受過公民教育以上的教育。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但天皇有隨時下令解散之權。所以，在日本歷史上，議會，尤其是衆議院，被天皇以「協贊不妥」爲理由，而下令解散重行選舉的事實，時常會發生的。

衆議院的議員，完全由政黨份子所操縱，每度普選之時，政黨以財閥爲後盾，收買選舉權，競爭選舉，黑幕重重。一般代表中小產以及無產者的政黨雖也有同等的機會，參加競選，但金錢是萬能的，神通廣大的。每次選舉，總被資產階級以金錢切持（現在日本取得競選議員的資格，須化五萬至十萬圓左右）。

議會上下二院都每年召集一次，開會期間定三個月，預備會由十二月

廿四日開幕，正式會議至次年一月廿一日舉行。必要時，依據勅令得召集臨時特別會議。其主要職務，是審議內閣施政成績，通過政府提出法案，審查通過每年度的財政預算等。

內閣是天皇直屬的行政機關（在憲法中規定亦只是天皇的諮詢機關）。天皇有隨時下令解散，及任命各大臣之權。議會無直接影響內閣之權。內閣自總理大臣以下，更設陸軍省（省即部下同）、海軍省、外務省、內務省、大藏省、司法省、文部省、農林省、商工省、拓務省、鐵道省及遞信省。各省以下又斟酌實際情形，分設各局、各課及特別行政機關，施行政治。

關於憲法的修正權，完全屬諸天皇，議會不得過問。我們從這一體制看來，可以知道日本的政治機構，尚包含着多量封建的殘滓的。

- (註一) 此議員數係四月初衆院未解散以前的各派分野。
- (註二) 軍部右旁之虛線，係表示內閣須受軍部之支配。

第三章 明治中葉以後新舊勢力的抗爭

一 議會成立時期的薩、長閥

憲法公佈以後，當時政治上的大權，依然是操諸薩、長閥之手的。如明治二十二年十二月，長閥巨頭山縣有朋任內閣總理大臣組閣，海、陸、內務等諸相，均由薩、長閥要人綜攬。當時薩閥的主將是西鄉從道、伊東祐亨、樺山資紀及次輩伊集院五郎、上村彥之丞、川村純義、山本權兵衛、東鄉平八郎（東鄉係日俄戰役主帥，有「海軍之神」之稱）。長閥的主將是山縣有朋，幕下人物則爲桂太郎、寺內正毅、乃木希典、田中義一，

此外尚有原屬薩摩出身而轉化爲長閩的則有高島鞆之助、川村景明、川上操六、黑木爲楨。當時長派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則另成一系與山縣並列。且時有衝突。而且，伊藤自赴歐洲考察憲法回國以後，亦漸漸傾向政黨運動，與三井財閥開始勾結。這是長閩分裂的初幕（伊藤博文在明治三十三年改組憲政黨成立憲政友會，以三井財閥爲後盾，卽今日之政友會）。

就薩、長兩派在政府中的勢力而論，長派是勝於薩派的。因爲長派實力雄厚，且主將山縣有朋，爲以軍人而兼手腕縱橫的政治家。伊藤博文，亦以長於政治、外交著名。餘如山縣幕下的人物桂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等，均係軍人而兼跨政治家。至於當時海軍的主將如西鄉從道、樺山資紀、伊東祐亨等，則純係軍人本色。卽後來被稱爲海軍之神的東鄉，亦因缺乏政治手腕，終於不得一嘗組閣的滋味。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今日陸

軍干涉政治行動之甚於海軍，從歷史上講，也有一貫的沿襲的關係的。

二 議會成立時期的新興政黨勢力

從另一方面看，自憲法公佈後，新政黨的誕生，恍如雨後春筍一般。在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年）十月第一屆會議召集的前夕，日本政黨已有改進黨、愛國黨、九州進步黨、保守黨、自治黨、自由黨及大同派等。其中愛國、大同、九州進步、自由四黨，是在板垣退助所支配之下的。當時的板垣退助，已搖身一變，公開與三井財閥發生密切關係了。所以這四黨無異是三井系財閥的代言機關。

這四黨以外的改進黨，依然在三菱支持之下，以大隈重信為首領。這時的大隈，因憲法運動勝利，又列為明治政府的巨頭之一了。

政府御用的政黨，以保守黨爲主，旁及其他大派等。

在野政黨的權力，既因議會的成立，而得公開地存在，公開地競爭選舉，公開地有發表意見，批評政治的自由，自然，新興資產階級政黨的反對薩、長閥操縱政治運動，政黨組閣運動，議會權力的強化運動，一步一步跟着新興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而不斷地與薩、長閥勢力作猛烈的肉搏了。

三 歷史上的薩、長與政黨的對立

一 尖銳對立的第一幕

我們可以這樣說，一部日本政黨史，是反薩、長閥，反軍人專政的歷史。在將來，也許（是勢所必然的吧）政黨命運的沒落，也是趕在薩、長

勢力所轉化的法西斯軍人的手上。

歷史雖不久，只是僅僅五十年，可是這期間的風雲變幻，這期間的新舊勢力的遞嬗，真使政黨的老議員們，不勝有昨是今非的滄桑之感！

日本議會成立以後，政黨是與薩、長軍部大大小小的，直接間接的衝突，是不容易以數計的。單由政黨的發達期，至政黨的黃金期（一九一九年以前）這一段期間，尖銳的薩、長與政黨的對立，就有三幕。

對立的第一幕，是在明治二十四年第二次議會召集時。當時薩、長協力的松方內閣與民黨聯合（自由改進兩黨聯合），爲了財政預算問題，在議會席上，起了劇烈的論爭。當時政府採取軍備擴充政策，新預算的歲入計爲八千六百五十萬八千餘圓，歲出爲八千三百五十萬二千餘圓，比過去一年計歲入增加三百餘萬圓，歲出則增加六百四十九萬餘圓，新建設的事

業，如製鋼所的設立，軍艦的建造、治水、監獄的改善，鐵道的興築等。皆爲國防上及經濟上急需的工作。但民黨的預算總會審核的結果，力主歲出須削減七百九十餘萬圓。當時海相樺山，堅持原案到底，在議席上對民黨議員咆哮怒罵，因此雙方引起衝突。結果議會卒被解散。松方內閣亦提出總辭職。

二 尖銳對立的第二幕

政黨與薩、長軍部直接尖銳地對立的第二幕，是在明治三十一年伊藤內閣臨時議會召集之時。當時，自由、改進黨，一致反對政府增徵地租案，結果遂被否決。以長岡爲主體的政府，斷然奏請解散議會，要求政黨反省，但是，自由、改進黨，更進一步聯合組成憲政黨。這一聯合，使薩、長岡的元老伊藤、山縣、西鄉、大山、黑田、井上等，起疑慮之心，

密議應付的方策。伊藤建議組一大政府黨，以爲對抗，山縣則反對伊藤之意見，而主張新立法規，預算案由勅令公佈，因爲過去每屆議會的爭執，主要的差不多都是爲了財政預算問題。以勅令公佈，則可使議會無置喙的餘地。這樣，兩人就起了激烈的衝突。伊藤憤而辭首相職，並奏薦憲政黨首領大隈、板垣聯合組閣；一面以此意秘密通知大隈與板垣，促速即組織新閣。

大隈、板垣聯合內閣的產生，是政黨聯合，反抗薩長的表現，當然薩長閣首腦是極力反對的。於是，薩、長拒絕推薦海陸兩相人選，隈、板內閣陷於難產。最後經勅令前閣員中海陸兩相留任，才勉強入閣。但是，妥協的條件，是力行軍備擴張，放棄憲政黨從來縮少軍備的主張。這樣，隈、板內閣，才告成立。這是政黨與軍部門爭過程中，政黨的第一次勝利，這

勝利的獲得並非偶然的，一則因爲長閥內部的分裂，再則因爲隈板兩政黨代表的聯合，是小地主、富農、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聯合反薩長閥的表現，而那時，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因中日戰爭的結果，已積極擴展到海外半殖民地國家裏去，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亦日益發達，其駭駭日上的銳氣，難怪使薩長勢力，望而却步的。

隈、板聯合內閣剛產生，憲政黨內部起了分化，裂爲憲政黨（舊自由黨）與憲政本黨（舊改進黨）二陣容。隈、板聯合內閣，僅四月而瓦解，爲當時軍部所竊笑。明治三十三年，從長閥陣容中轉化的大地主、大資本家、大官僚的代表者伊藤博文，乘機懷柔憲政黨，改組爲政友會，自任總裁。而三菱財閥的代表大隈重信，改組憲政本黨爲國民黨（昭和二年又改組成今日的民政黨）。這兩黨的形成，政黨本身代表資本閥的旗幟，更加

鮮明起來了。

三 尖銳對立的第三幕

政黨與薩、長軍部直接尖銳地對立的第三幕，是明治四十四年八月第二次西園寺內閣繼桂（桂太郎）內閣成立之際。此時西園寺是政友會的總裁。這時，政友會聲勢浩大，在議會中佔有二〇四席，居絕對多數地位。內閣中政友會的色彩，自然甚為濃厚。時海相齋藤實向西園寺提出海軍七年擴充計劃，藏相山本達雄（政友）以財政困難，全部拒絕；海軍當局乃變更計劃，另製成三億六千萬圓的來年度海軍預算案，向首相提出，藏相山本亦全部拒絕。於是內閣方針與軍部方針，成正面衝突。因為這時西園寺內閣，是緊縮政策最有力的實行者，而且也是海軍擴張政策的最反對者。以井上馨及澁澤榮為代表的銀行家羣，也全力支持藏相。原因是當時

正是日俄戰後未久，銀行家創痍未復，當然反對預算膨脹的。

結局，在政黨、銀行家一致拒絕之下，以增加九千餘萬元，六年度以內分期支付的妥協案勉強解決。但是，陸軍方面又發生增加二個師團問題。當時的上原陸相，因與政友會發生衝突而單獨辭職。後任陸相，無法銓衡。西園寺內閣遂因內閣不統一而全體辭職。從此以後，政黨中，尤其是以政友會為主體的形勢之下，發動了反對以現役軍人任軍部大臣制的抗爭，換句話說，參加內閣的軍部大臣，不應視其武力後盾如何為斷。同時，並提出「擁護憲政，打破閥族」的口號。政黨對軍部的抗爭，更深進一層了！

繼西園寺組閣的是長岡領導下的第三次桂內閣。這時，政黨的憲政擁護運動，正攻勢地展開。政黨的輿論機關，羣起攻擊。非難軍閥之聲，遍

於街頭巷尾。政黨實力較以前更充實而齊整。加以薩、長兩派內部，也引起糾紛，海軍巨頭壓迫桂內閣，貫徹海軍主張，形成對立狀態。桂內閣終於不得不屈就海軍方面的意見，以圖獲得雙方的諒解。

桂內閣成立後的次年春（大正二年），第三十屆議會正式開幕，政友會聲勢洶洶，由領袖元田肇、尾崎行雄領銜，從擁護憲政的立場，向桂內閣提出攻擊的質問，要求修改現行法制規定陸海軍大臣以現役大中將爲限的條文。認爲這一規定與憲政的運用，大有妨礙。桂首相答言：「行之已久，並無妨礙」。因此，更引起政黨的反對，內閣遂在輿論沸騰的質問聲中，與擁護憲政聲中而下臺。

薩開山本權兵衛繼而組閣。但是擁護憲政，打破閥族的狂火，依然昂揚。議會再開後，以政友會爲領導的各政黨，齊向山本內閣進攻，質問的

主要點，仍以現行海軍大臣任用法規爲中心。山本內閣不得不取讓步態度，承認「現行陸海軍大臣任用法規，與憲政的運用有相當妨礙，但沒有很大的妨礙」。

各政黨對山本首相的答辯，尙表不滿，乃再三向山本內閣窮追。薩、長二閣無可奈何，於是不得不再退步，將陸軍省官制及海軍省官制的附表內；加上：「陸軍大臣與海軍大臣的任用資格『限於大中將』一語，亦可作現役以外的大中將解釋。」這一條文，經閣議通過。政黨終算獲得勝利了。可是，名義上雖改正，而實際上當時並沒有實行。原因是山縣有明以外的軍部巨頭，竭力反對，陸軍參謀總長且前後二回向天皇請願。未得准允。在陸軍史上，迫於政黨的高壓，而不得以合法的手段，向天皇請願的，這是僅見的事實。

四 政黨的黃金時代

政黨是沒落了！議會政治只是歷史上的陳跡了！這是目前國內一致的呼聲。沒落的原因，當然是基於法西斯運動的高漲，基於政治本身的腐化與鬆懈。

可是，政黨却有過它的黃金時代，開過它的美麗的花，在政治舞台上，它也曾目空一切地、縱橫捭闔地發揮過巨大的權威。這一黃金時代的開始，就在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到了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就開始沒落了。

我們知道，第一次歐洲大戰，是一九一四年開始，到一九一八年完了的。在戰爭期間，主要交戰國的一切生產機關，差不多完全停滯了，工人們、農人們一批批地送到戰場上去，全世界陷於極端混亂的狀態。可是，

這期間却有兩個獨特的幸運兒：一個是美國，另一個却是日本。那時，日本的海外貿易，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太平洋的西岸的海運業，幾乎完全給日本獨占了，重要的輸出貿易如絲、棉織物，幾乎也完全給日本獨占。素來比較幼稚的日本機械製作、電氣及化學工業，也因着市場迫切需要的關係，而顯著地發達了。東亞這一塊大陸，日本帝國主義者，從此時起老實不客氣地開始想一口獨吞（如二十一條的提出），這是日本資本主義飛黃騰達的時代，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急速地確立的時代。

隨着資本主義勢力的空前的飛躍，當然政黨在政治的支配上，也跟着緊密而強固了。

這就是政黨政治黃金時代的經濟基礎。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純政黨份子組織的原敬內閣成立了。原內

閣中第一件使政黨稱快的事，就是近一二十年來不斷鬥爭的海、陸兩相任用資格問題由現役大中將軍人，擴展到預備役大中將層裏去。此事當然要引起軍部的反感。可是，原敬却在政友會及財閥巨頭一致支持之下，力斥純軍人與官僚份子。原內閣閣僚除海軍與陸軍大臣及外務大臣以外，完全是政友會的會員。次年，議會總選舉的時候，政友會所佔議席，一躍而得到二百八十餘名的絕對多數。在此種情勢之下，軍部只得暫時沉默，而不敢公然揚起反政府的旗幟。因此，原內閣又進一步，將朝鮮及台灣總督的專門武官制，改為文官亦得任用的新制。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海軍會議，原敬首相且曾一度兼任海軍大臣。武官專任海陸相制，到此時也打破了。而且長岡中富有手腕的軍人兼政治家，也加入了政黨，如桂太郎之於憲政會（民政黨前身），田中義一之於政友會，都是明顯的例子。

第四章 金融寡頭的發展與革命運動的滋長

一 金融寡頭發生的原因

第一次大戰，給日本資本主義及其代言人——政黨——帶來了黃金的夢，開了美麗的花。可是，在另一方面，第一次大戰，也給日本資本主義築就了坟墓的基石，決定了它的前程的去路，只有毀滅自己的一條。

這一本質的現象是什麼？就是階級對立關係的顯著地形成。一方面極少數的金融資本閥，操縱了全國絕大部份的生產機關，佔有了全國絕大部份的財富。另一方面，貧無立錐之地的全國勞苦大眾，因受不了資本家的

重重剝削，因受不住了這長年累月的飢寒交迫的生活，很快地普遍地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而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力量，與資本主義的支配者相頡頏。

我們知道，世界上隨便那一個工廠的老闆，爲了要擴充生產品，發展營業，獲取大量的利潤，必需要大量資本的。同時，爲了操持同業間互相競爭的最後勝利權，也非有最雄厚的資本不可。如工場的建立，機器的購買，原料品的大量收買，工人的雇用，大規模的私人科學研究機關的設立，生產的改良等，都非資本莫辦。可是工廠老闆的資本是有限的，他必需賴銀行家大量的接濟，然後可以放胆地擴充起來。因此，銀行家與工廠老闆是結了緣。換句話說，工廠老闆——資本家，做了銀行家的債務人，而銀行家却做債權人了。這樣，銀行資本，就發揮了神秘的作用。它可以

支配工業資本家的命運。此時，眼明手快的最大工廠主，自身也做起銀行家來。而且，銀行家的放款，決不是限於某一家工廠的，它一定借給許多種類不同的工業資本家，操縱了許多種類不同的工業資本家的命運。

但是，話雖這樣說，全國銀行也並非祇一個，也有大大小小的許多種類。這個時候，銀行家與銀行家間，爲了想獲得大量的利潤，自身間也起了劇烈的競爭。這樣，大魚吃小魚的現象，在銀行業中也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來。競爭的結果，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最大的銀行，獲得最後的勝利，支配了全國主要的產業。這在經濟學上，就叫做金融寡頭。換句話說，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相結合之後，經過了劇烈的爲獲取獨佔利潤的鬥爭，最後生存的極少數資本，就是金融寡頭。

日本的一般中小產業資本家，就在這歐戰期間，很快地給銀行資本兼

工業資本巨頭——三井與三菱系等財閥——強姦了。不但如此，日本的銀行資本，這時也開始大量地輸送到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國家去（如歐戰期間，日本對華的數次大借款，便是一例）。成爲「殺人不見血」的支配弱小國家的財政、金融、工業的唯一工具。

日本的銀行資本強姦一般產業資本的結果，直接影響的，是產業的集中。資本雖增多了，而工廠的數目並不是成正比例地增多，反之，有許多小規模的工廠却反而關門了；間接影響的是對一般勞工剝削程度的加強。中小工廠老闆爲了想和大工廠競爭利潤，不住地往工人身上打主意，工作時間越長越好，工資低廉的女工、童工，以能儘量利用爲好，工人待遇以能減低爲好。一般大工廠都日夜開起工來，加緊把生產方法改良起來，儘量把勞工管理方法嚴密起來。至於在一般勞工的生活方面說來，因工商業

景氣的刺激，物價飛漲了。百貨昂貴，而工資的增加，却微乎其微。爲了生活，不得不日夜工作。把婦人、兒童一概送到工廠裏去，過那不見天日的工廠生活！

二 革命運動的澎湃

一九一八年歐戰結束以後，情形更不如了。第一，戰爭一結束，各國的工業生產逐漸恢復起來，以前要靠別國的商品過活的國家，漸漸可以自給，並進而開始作輸出競爭。因此，日本對外貿易的反動期襲來了，許多因適應歐戰需要而產生的新興工廠，爲了商品找不到主顧，虧了本；而且，連購買機器，建造工廠的成本，也無法拿回來。這樣，許多資本不雄厚的投機資本家，倒閉了，沒落了，被大資本吞併了！

至於以前由農村吸收到都市裏來的工人怎樣呢？自然，只有流浪在都市中，或者仍舊回到破敝的農村中去求生了。

正好在這時期，世界上突然產生了一個制度嶄新的國家——蘇聯，勞工大衆開闢了新的天地了，在佔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築起他們自身的樂園來，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生產是爲了他們自己的享受，爲了保衛光榮的自己的祖國。

這一新的思潮，很快地激盪到日本一般前進的知識份子、勞工階級的陣營裏來，而產生了空前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失業的產業預備軍，變成了革命的前衛隊，失業的青年知識份子，變成了這運動的熱烈的鼓吹者。

我們知道。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日本勞資糾紛的案件不過九十七件；可是，到了六年（一九一七）增至三百九十八件，次年更增至四百十

七件。至於小作爭議的數目，在一九一七年，僅不過八十五件，到了一九二一年，却一躍而至一千六百件了。在一九一八年大規模的「米騷動」鬥爭事件（因物價高漲，糧食恐慌，而迫成全國農民大衆羣起暴動），參加的農民大衆竟達千萬左右，這在各國的騷動史上，真是不易多得的現象。

參加罷工運動的都市工人數目，也日益增多了，如一九一六年參加罷工的工人，不過八千四百十三名，次年就增至五萬七千三百餘名，再次年又增至六萬六千四百餘名。隨着罷工運動和農民騷動的發展，各種無產者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即一九一九年當中，組織成的勞工會數目達六十左右。農民的農會數目，在一九二〇年已有九十一個團體，至次年增至三百二十五個團體，再次年已達到五百二十五個團體了。

這期間最初最大的勞工會是：大日本勞働總同盟友愛會，鬥爭綱領

是：「我們以共同的力量，着實的方法，以圖改善我們的地位。」其中心要求，尚不過是經濟的。不到幾個月，這一綱領立即更換了，改爲：「我們以工會的力量，把勞工階級完全解放，把自由平等的新社會建立起來。」同時，工會名稱也改稱爲，日本勞工總同盟。農民方面也成立了日本農民組合。當時的主要缺陷，就是工人和農民組織上並沒有堅強的緊密的聯繫。

學生們、教授們、一切前進的知識青年們，也從學校、從服務機關走向街頭、走向農村、走向勞働者隊伍裏去了。知識階級與勞働者有了緊密的連結。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日本的前進思想家、教授、學生與勞働者結合而成立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這一組織，雖於次年即被日當局下令禁止，可是在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却佔着重要的一頁。

在一般思想較前進的學校裏，也產生了學生的社會運動組織。如東京帝大成立了新人會，早稻田大學成立了人民同盟。一九二二年更進一步成立全國學生聯盟（後改爲社會科學聯合會），及全國水平社。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關東大地震突然暴發；直接遭難者達四百萬人，死傷人數達十餘萬人。全國財產損失，據統計，約達總財產額的十分之一。這一次地震，更促成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當時，在日本革命理論家山川均指揮之下，高舉起「從思想的鬥爭，走向現實的鬥爭」的口號。總同盟左翼的巨頭邊政之輔，更前進一步，提出：「從日常的戰爭，展開全面的政治鬥爭。」同時，左、右、中間各勞工工會，與農會自身間，互相起了激烈的爭論。

在這全國不安的紊亂氣之中，統治者開始惶惑了，生存呢？毀滅呢？

自身的去路似乎只有兩條，終於爲了鞏固統治者自身的政權起見，開始用大規模的高壓手段了。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日本最初的全國無產政黨——農民勞動黨——正式成立，參加組織的各團體代表，綜計在一千名以上，勞動組織團體的大聯合，到此時快要正式實現。可是，成立大會剛開過，而取締農民勞動黨活動的命令，立即從內務省發出。取締的理由是：「該黨托合法政黨的名義，而實則企圖實行與國體不相容的共產主義。」

自此以後，無產政黨運動，動輒遭受壓迫。可是，參加這一運動的份子，並沒有因此而氣餒。昭和二年秋（一九二七年），中國的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軍隊，正由廣東越湖南而進取武漢。在日本這時却燃着勞動黨的反對田中內閣的鬥爭。他們一方面提出：反對田中干涉華南革命運動的

口號；一方面又提出：一切鬥爭的目標，都往政治自由獲得的方向邁進！因此，他們遂趁這第五十三屆議會解散，進行普遍選舉的時候，發動全面的政治鬥爭，企圖以合法的選舉方式，達到勞働政黨組閣的目的。

不消說，這一企圖，在資產階級政黨和當局策持之下，是不容易實現的。招來的只是更高度的壓迫。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三月十五日，日本當局發動檢舉全日本共產份子事件，被捕的幹部人員，共在一千人以上。同年四月十日，當時首相田中義一又命內相解散勞働農民黨等一切組織。四年四月十六日又發動第二次總檢舉，被捕幹部三百餘人。因此，勞働者的革命運動，在政府有計劃有組織的壓迫之下，受到絕大的損失，存在着的團體，不得已而由合法的公開運動，走向秘密的「地下運動」了。

一九二九年以後，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由相對的安定期，轉入新的恐慌階段，自然日本也跟着捲入了這一漩渦。對外貿易的不振，金融恐慌現象的日益嚴重，生產機關的停閉，信用的凍結，農村的破敝，失業人數的不斷增加……這一切都使國民生活，陷於痛苦的深淵。自然，在這種新的情勢之下，革命運動又隨着恐慌的浪潮而滋長的。但是，政府的取締，也更嚴密，更厲害了！

第五章 日本法西斯團體的產生與發展

一 法西斯組織是怎樣產生的

一 初期的右翼團體 右翼宗教團體

在上一段裏，我們已經提到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特徵，是金融資本獨佔形態的確立，是企業的集中過程的強化，是大衆生活的貧乏化，是勞動者革命運動的澎湃，是統治者高壓手段的日益嚴密，是新的恐慌的一時無法恢復，……總而言之，是日本資本主義由膨脹而轉爲萎靡狀態了。日本資本主義究竟走向那裏去呢？

在這樣苦悶的混亂的沒落的現狀之下，發展了一種冒險的強力政治運動——法西斯運動。

本來，在日本具有軍國主義的法西斯色彩和佛敎精神的團體，產生頗早，這種團體，一方面是：提倡武士道精神，提倡軍國主義，提倡天身萬世一系。另一方面，則竭力鼓吹向海外侵略，擴張殖民地。如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已組織了所謂黑龍會，發行亞細亞時論刊物，鼓吹對俄作戰，吞併朝鮮，更進而向亞洲大陸發展。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發生的中日戰爭，三十七年發生的日俄戰爭，實在是受這種思潮所激動的。兩次戰爭以後，日本對外侵略的胃口更強大了，而以「皇道」「愛國」等為號召的團體，也逐漸增多起來。如明治三十八年產生了中央報德會，次年產生了修養團，這二者都是含有佛敎精神的愛國團體。換句話說，利用日

本人民對於佛教的信仰，而宣傳「皇道的發揚」。參加人數，前者九千人，後者則有六十萬人之多！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一〇）成立愛國青年社，參加人數達一萬二千人。四十五年成立皇道會、斯道會，參加者共達五萬餘人。大正初年（一九一二年以後），這種右翼團體，年有產生，如高輪義士會（大正一即一九一二年），中央乃木會（大正二），大日本正義團（大正三年成立，人數約二十萬，小商人小職員爲主體），乃木講（大正四），日本魂社（大正五），天業民報社（大正六）。歐戰結束以後（大正七年以後），右翼團體組織，以及參加的人員，更爲衆多。如大正七年成立的日本青年修養會，會員有十萬八千人，同年成立的希望社，會員有七十萬人，大正八年成立的大日本國粹會，有會員五萬人。他如鐵道共敬會、國風會（以上大正九），皇國修養會、奉仕會（以上大正十），帝國

文化協會、修養團、朝鮮聯合會、國本社（以上大正十三），明治會（大正十四），建國會（大正十五）等等團體，其人數少則八千至一萬，多則達三十餘萬人以上。這些團體，宗旨雖各有出入，但是，以忠君愛國爲中心，以大日本主義爲目標，以封建道德、法制的保守爲原則，却是相同的。大正九年（一九二〇）以後，他們更共同提出「排擊共產思想」、「皇室中心主義的徹底」、「思想善導」等口號。此時，很明顯地與左翼的勞動組織團體，無論在組織上、思想上、行動上都形成對立的狀態，而具有較鮮明的初期法西斯團體的性質。

二 純法西斯型政治團體的昂揚

日本純法西斯型政治團體的昂揚，是在一九二九年恐慌的浪潮襲來以後。一九三〇年一月倫敦海軍會議中，爲了海軍比率問題，軍部與當時的

濱口內閣成對立形勢，即爲歐戰以來軍人干政的初幕。自此以後。右翼團體以不滿意現狀的少壯軍人爲策動的中心，而日益昂揚了。同年十一月，發生濱口首相在東京車站遭刺事件，全國爲之震驚。次年九月十八日，以關東軍的右翼中堅及少壯幹部爲發動主體，而開始實行它的所謂「滿蒙政策」。這一着，在侵略者的眼光中看來，是萬分得意的喜劇。不數月而得地三百餘萬方里，軍部的偉大的功勞，是值得向政黨、官僚、資本家、元老重臣以及一般國民自詡的。因此，經過滿洲事變以後，法西斯組織團體，更如雨後春筍般的滋長。它們更得意地以武力手段，干涉日本內政、外交的設施了。

二 法西斯團體產生之社會的基礎

我們已經知道了日本法西斯團體產生的經過，接着，我們要敘述日本法西斯團體產生的社會的基礎。換句話說，法西斯運動產生的經濟的原因和他的份子構成究竟是怎樣的？

日本九州帝大教授今中次磨在他所著的獨裁政治論一書中，曾一般地指出法西斯獨裁政治運動發生的原因，可分社會的與政治的二十大類，即：

(甲) 社會的原因：

- (一) 經濟恐慌狀態的發生；
- (二) 階級鬥爭的激化；
- (三) 各種民族運動之無法解決。

(乙) 政治的原因：

- (一) 因小黨分立，而使政權發生動搖；

(二) 因議會及政黨政治之腐敗，使立法機關停滯；

(三) 因外交問題之發生，而引起國民的興奮。

這樣的分析，用在歐洲德意諸法西斯國家內，是相當正確的。可是，我們如果依據這一原則，就做爲日本法西斯運動發展的客觀基礎，似乎有些不對。因爲日本帝國主義對其所統治下的各種民族的反抗運動，一向都採取高壓的殘忍的手段，再不需要以法西斯手段來解決（日本一般法西斯主義者，主張予各殖民地以相當自治權）。而國內的民族，只有一統的大和民族。其次，外交問題，日本國民大衆，到現在，不但不感到興奮，而反覺得冷淡，因此，被一般鼓吹侵略的輿論機關，責備日本國民大衆，患了「不感症」。

那末，日本法西斯運動發生的社會基礎，究竟是怎樣的呢？

關於這，綜合起來，我以爲有下列諸因：

(一) 獨佔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深刻化，更因此而加深農業恐慌與農村的破產（資本主義勢力侵入農村後，加重連環性的剝削，連環性的恐慌現象）。

(二) 階級鬥爭的發展，無產勞動者組織力量的日益強大，資本主義社會基礎的動搖。

(三) 資產階級政黨間因所代表財閥的利益不同，使互相傾軋的現象複雜化；以及政黨內部的腐敗，議會政治的鬆懈。

(四) 中產階級的沒落，小有產份子的徬徨，中小層軍人家庭經濟狀況，因農村破產而更陷於窘境（資本閥在農村中的橫行無忌，間接激動一般軍人的反感）。

(五) 對外發展之飛躍的勝利，因此更加强一般被壓迫軍人對於政治經濟的支配慾。

因為這樣，所以目前日本法西斯團體的構成份子，包括了下列的幾種人：

(一) 從破敵農村出身的鬱鬱不得志的中小層軍人；

(二) 抱有狹隘的軍國主義思想的極少數知識份子；

(三) 由大資本開陣營中，因互相鬥爭而分化出來的軍需資本家，少

數中級商人；

(四) 農村及都市中的浪人階級，以及與以上諸種人有「裙帶」「朋友」關係，因困迫而受其煽惑的農民、地主等。

此外，還有一些準法西斯份子，那就是長於做官，善於投機的新官僚

羣。

在這許多混雜的份子中，因為中小層軍人有權、有勇、且肯犧牲，自然處於主要的領導地位。一般軍需資本家，則在背後供給資金，互通聲氣。至於其他各階層的少數份子，祇不過在軍人的影響之下，而負擔了追隨的任務。

從這一點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日本法西斯的社會階級的構成基礎是很薄弱的，它沒有中心的一貫的理論，它沒有民衆自發的力量爲其後盾，它沒有利害一致的共同目標，它沒有整齊劃一的組織，它沒有迎合時代潮流的社會思想，有的只是「槍桿」！只是以金錢收買的「浪人」！只是互相利用的「混雜的一團」！

三 日本法西斯運動的理論觀

記得法西斯的老祖師墨索里尼，曾經在黑衫黨大會席上公開地說過：「法西斯主義者不相信什麼理論的，相信的是力，強大的力！」可是，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者，法西斯軍人，却有它的「獨特的」理論，它的理論是怎樣呢？

簡單地說來，它的理論包括下列幾個中心：

第一，天皇中心主義。據去年十月成立的大日本青年黨橋本欣五郎大佐的見解（註）；天皇中心主義，就是天皇歸一主義，換句話說，把國家的全能力，包括經濟的、政治的、科學的、教育的、軍事的、思想的、道德

（註）見大日本青年黨宣言。

的，都以天皇爲一尊，以天皇的意志爲意志，一切皆屬諸天皇所統轄。他說：「在大和民族的歷史中，天地宇宙的生命力的本體與本源乃是『神靈』，天皇就是人民所崇拜的『活的神靈』，民族生命以是爲一宗。天皇之大仁心，天皇育成萬物的皇道，即爲我民族今日所奉行的大道。其生命是無限永遠，而且是發展擴充的。所以，我民族的大理想，就是把天皇原來的大仁心，表現出來。……基於我大和民族建國的理想，把儒教、佛教、唯物文化，融會統一的精神力與物質力，在天皇統帥之下集中凝結起來，嶄然揭開這籠閉全世界的黑暗之扉，負起光輝赫赫的建立新世界國家體制的歷史的使命。滿洲事變之發生，就是我民族蹶然真面目的顯示，道義的世界國家建設的初步。……他又說：「我大和民族精神的中心，即天皇是萬古不變的，天皇詔示我國民以至高無上的普遍的真理，我國民分享天皇

所賜給我們的真理，『本源歸一』地副謝天皇的厚恩，不斷地展開民族的生命，這就是我國的國體，更進一步，我們應具有使全世界的國家，都以這一理論為依歸的確信。替天行道而活躍的我民族啊！深省歷史的進程，自覺地發揚蹈勵，把握着這堅確的信仰，發揮我民族的力量，如富嶽（即富士山）一般的巍巍，櫻花一般的秀麗，日本刀一般的銳利！……」

法西主義的鼓吹者伊達龍城，在他所著的軍部的信念怎樣呢一書中，更指出：「在我國，皇室是國民的『宗家』，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比不上我們的。我國民古來稱天皇為『皇祖』，而自己則稱為『家子』，所以天皇即『親爺』，即『主人』。而且，『政治之事』，在古來即稱為『祭之事』；『祭』字，在日本古籍中，含有『待』字之意，即等待命令之意，故祭神之事，並不是在神前跪拜，而是等待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一

下，是絕對無上的，人民以此爲準則而遵行之。天皇卽神之命令之傳達者，神有至高無上之德，至高無上之正義，至強的威力，至大的愛，而天皇卽是『神』的最上的執行者。換句話說，天皇卽我國民所信奉的最高的道德，最高的理想，最高的目標，最高的指針，從最初以至最後。這是抽象的，同時，也是實在的，是神秘的，同時也是現實的。像這樣神的觀念，像這樣『主權』的觀念，除了日本以外，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

上面二段是天皇中心主義者的基本理論。總之，天皇中心主義，卽世界上萬物的最後，都應該歸納於天皇一統之下，而天皇具有最高的權力，最大的道德，思想標準，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在這前提之下，不問階級，不問職業，不問貧富，把國民的活動，國民的力量團結起來，形成整個的，然後奉行天道，大張撻伐，違反日本帝國之命令者，卽爲違反天

道，罪不容誅！

同時，在天皇中心的理論之下，全國財富都是天皇的所有物，臣民不得估爲私有。因此，全國財富都應該由天皇統制，不應該像今日般的互相競爭，獨占私有，以致大部份的「陛下之赤子」，有凍餒之憂。「天皇歸一經濟」實現以後，一切生產設備，一切生產手段，一切勞力資源等，都歸天皇再加以編制，爲了「增進人類真實的福祉，爲了世界文化之建設」，發揮其最大限度的能力。明白地說，就是把國家所有的經濟力，用到「發揚皇威」一點上去。

第二，日本主義。據法西主義者伊達龍城的論述（註），日本主義和西歐的國家主義不同，和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亦不同。西歐的國家主義，雖

（註）見伊達龍城：軍部的信念怎樣呢？

以「國家爲最高道德的標準」，但是，它們仍舊以各個的利益爲中心的，離開了個人的利益，沒有國家，亦沒有國家主義了。至於國家社會主義，一般地說，是官僚的社會改良主義，是空談的社會主義。隨便那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行得通的。但是，日本主義則不然，它僅在日本國內可以行得通，而且，只有大和民族才具備了這日本主義的精神。

日本主義就是隨便那一種制度、社會設施、思想活動、教育、藝術等等，都以日本民族的獨特精神爲依歸而發揚之、光大之。如立憲政治吧，原來是歐美的舶來品，日本應該拿固有的天皇萬世一系的精神去改造它，使他成爲日本獨特的憲政。而非像目前歐美各國一樣的散漫無組織的，像目前政民兩黨所倡議的腐敗而鬆懈的政黨政治。

日本主義，也是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社會上的主張，渾然打成

一片的稱號。如果分開來講：那末，在政治上是皇室中心主義，在外交上是大亞細亞主義，在社會道德、國民精神上是日蓮主義（日本宗教名稱，具有犧牲小我精神），在經濟上是全體主義，在文化上是東洋文明主義。

這種日本主義的精神，其實，數十年來，日本統治者一向在提倡着、鼓吹着。不過，法西主義者，却主張更進一步把它發揮而光大起來吧了。

第三，「三反」主義。「三反」主義就是反資本主義、反共產主義、反議會政治主義。這三反，其實，與上面的天皇中心主義、日本主義，是不能分開來說的，因為由三反而歸一（天皇歸一），由三反而歸宗（日本宗主）。但是，「三反」爲日本法西主義者在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改造上的具體綱領，比較來得切實，所以我們有分開來一說的必要。

法西主義者爲什麼反對資本主義呢？他們說：資本主義是個人本位的

利己主義，是自由競爭的無統制、無組織主義，是亡國主義。它把國力分散了，把恐慌招來了，把農村破產了，把輸出貿易萎縮了，把國內革命危機滋長了，把多數國民，輾轉呻吟於飢寒的深淵之下，而把國內的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私人的手上。這樣的制度，是違反「朕視庶民如赤子，庶民事朕如父母」的皇道精神的。因此，他們提出：「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打倒金融資本家，金融機關之國家管理」，「厲行生產者立國，實行國家統制的新經濟政策」，「限制私有財產的最高標準，超過額則編入國庫」，「制定累進財產稅」，「限制私營企業的規模，重要大企業由國家經營」，「農村耕地之國有」等口號。

其實，打開窗子說亮話，法西斯主義者果真具有澈底的反資本主義的精神嗎？不，絕對的不，法西斯主義者所反對的，是資本主義的現狀，而不

是資本主義之獨占的支配；法西斯主義者所反對的，是大部份資本家的反對戰爭。法西斯主義者所抱的中心目標，是用國家統制、國營、限制私有財產等漂亮的名詞，而把全國的經濟支配權，拿到自己的手上來。我們看：滿洲事變後，在滿的軍人巨頭們，不是大部份轉為產業資本家而大腹便便的嗎？我們又看：一般傾向法西斯的軍需工業資本家，不是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漂亮字樣，在笑趣橫生地發自己的財嗎？要法西斯主義者澈底反對資本主義，講一句通俗話：「還得再投一回胎」！

其次，法西斯主義者為什麼要反對共產主義呢？關於這，理由是很明白的。因為共產主義者的心目中，沒有天皇，沒有「忠君愛國的思想」，沒有大日本主義的精神，一切都和他們形成絕對的對立，那是非反對不可的。而法西斯主義的滋生，原來也是基於共產主義勢力的抬頭而起的。這，

不用我們再多說，已很可以了然了。

再次，法西斯主義者爲什麼要反對議會主義政治呢？關於這，「和製希特勒」橋本欣五郎大佐說（註）：「議會政治，是把國民的意志，分成兩個以上的政派，除了負擔執行政權的政黨以外，其他政黨就沒有戮力同心參與政權的機會。而且，在表決各派主張時，當然，佔有多數議席的政黨佔優勢，於是，真正的民意，就無法樹立，國家遂形成氾濫的狀態而不易收拾。徒然使工作進行停滯、散漫！加以，在野政黨，爲了爭奪政權起見，遂埋沒天良，把國家的休戚，放到第二步再說，而把黨利黨賂看得特別重。因此，自由主義的議會政治，非予以排斥不可。」

在法西斯主義者的眼光中，目前日本的政黨，不是政黨而是私黨，黨利

（註）新聞週月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號。

黨略，先於一切。因此，賄賂公行，而不以為恥，綱紀掃地，而不以為怪。官吏的腐敗，政黨之罪；政治機構的鬆懈，政黨之罪；社會秩序的不安，政黨之罪！而且，政黨與財閥是前生結下醜緣的，目前政友會是三井系財閥的「派出所」，民政黨是三菱系財閥的「派出所」。這政黨與財閥的私通，是從明治政府一直下來的。政黨是金融寡頭的寄生蟲，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私生兒，在目前準戰時體制之下，非根本打倒不可！這些都是法西主義者的反議會政治，反政黨的理論觀。

第四，農本主義。農本主義是從日本主義的理論中引伸出來的。因為日本二千六百年來是以農立國的。在明治維新以前，農業人口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現在，農村中從事農業的人民，還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法西斯主義者提倡重農的原因，是着眼於戰爭的觀點（註）。他們研究羅馬帝國的所以滅亡，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在殖民政策之不得法，以及農業的頹廢，爲其根本的滅亡之由。他們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德二國食糧的供應狀態。英國因過分重視工業，其國內的食糧，僅夠全國民的六分之一，換句話說，僅有二個月之糧，其餘十個月之糧食，均須仰給於殖民地或其他國家。及戰事一爆發，食糧就成爲重要問題，不得不以其海軍力量的護送，從海外輪進糧食。這幸而那時英國是海上的霸者，所以，卒把困難渡過，不然，產業立國，險些兒要產業誤國了。

至於德國呢？隨着商工業的發展，而農業亦極力促其發展的。戰時，德國食糧的六分之五卽十個月，可以由國內供給，仰給其他國家的不過是

（註）見東亞實者：人口問題與海外發展（新興日本叢書之一）。

六分之一，與英國正相反。所以，戰事發生後，雖經協約國四年長時期的封鎖，而卒能竭力支持。在戰爭期間，如禁止馬鈴薯出口，一切餵家畜飼料，悉移作食糧之需，而且，利用科學方法，製造各種代用食物。

過了四年以後，德國爲什麼不能支持呢？那就是食糧缺乏的結果。因爲男子連年參加作戰，死亡殆盡，生產大減，農村頹廢，最後終於不得不低首乞降。所以協約國方面的總司令官福煦將軍（General Foch）曾經說：「德國之敗，實乃由其國內衝出來的飢餓將軍之力也！」

日本以三島小國，擁有七千萬人口，而且，人口的增加額，每年約達百萬，在大正末年，食糧品的輸入，價達三億餘圓，近年雖逐漸減少，可是，據昭和九年（一九三四）的統計，食糧品的輸入值，亦達一億七千五百萬圓。每年從朝鮮及台灣移入之米，約達千四百萬石。這一數目，是

每年增加的。而日本近年來的農村，一方面因農業恐慌，土地集中，一方因農民離村，一方又因資本主義金融勢力以種種剝削方式（如高利貸、低價預定農產品、租稅增重等）侵蝕農村，使農村經濟一天天往崩潰的路上跑。在明治前半期，日本農民是像牛一樣強，馬一樣健康的。但是據近年來衛生局的報告：農村入學兒童，因食物不足而倒臥廊下的事實，是時常見到的。就男女就學兒童體重而論，農村反不及都市，如都市平均男童體重約四・三三〇貫（一貫合我國百兩），而農村平均男童體重則僅四・二六〇貫，都市平均女童體重爲四・二三八貫，而農村則僅三・八七〇貫。其相差程度之可驚，大可令人咋舌了！

都市肥而農村瘦的現象，不消說的是由於都市向農村剝削的結果，法西斯主義者們，看到自己的農村沒落了、破產了、苦痛一天天加深了。日本

資本主義發展的畸形的現象，太使他們難以忍受了。戰爭的危機，與農民貧富的程度，成正比例增高了。因此，從他們的心坎的底層裏喊出：「回到農村本位去！」「澈底改造農村！」「農村土地國有！」「救濟農民，給農民以耕地！」「免除農民的捐稅，貸款的負擔！」等口號。

可是，法西斯主義者中間有一部分人士，却是贊成軍需工業本位的，他們雖不反對農業本位，然而，他也提倡軍需工業本位足以救國，他們的理論是：因軍需工業的繁盛，失業者自然減少，國民的收入，自然增多，農村經濟自然會逐漸改善，這樣，也不失為復興農村的一種辦法。

總之，法西斯主義者雖提倡農本主義，內部的意見，却是互有出入的，這是因為各個利害不同的關係。但是，我們仔細地考察一下，在目前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機構之下，農失其本，乃是自然的現象，與軍需工業或在軍

需間接的繁榮，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法西斯主義者一方面提倡農本，已是矯枉過正的了，何況在軍需工業繁榮之下，農民們只有一批批往工廠裏送的。不然，軍需資本家的荷包，那裏會膨脹得這樣快呢！

第五，一黨一國主義。我們已說過：法西斯主義者是反政黨反議會主義政治的，可是，他們並不是主張完全不要政黨，完全不要議會，而是提倡一國一黨主義，職團代表的議會制度。其辦法和意大利黑衫黨的職團代表議會，以及德國國社黨支配下的國社主義議會，完全相同。一國一黨的黨員，以信奉天皇中心主義，日本主義，農本主義，三反主義的份子，而具有願捨身以協贊皇謨的選民為合格。其人員構成，不問階級如何，而以真信奉如何為斷。

一國一黨實現以後，其協贊皇謨的方法，即一切政策，經黨議決定，

由天皇核准以後，全黨都負有指導而貫徹這一議案的精神。不是像目前議會一樣，僅高談闊論，而疏於實行；僅爲一黨一己的利益，而忘了皇上，忘了國家的利益。

以上五點是日法西主義者的獨特理論的基本中心，在一個比較新穎的頭腦的人們看來，實在未免覺得有些兒「開倒車」！有些兒自相矛盾！有些兒令人不解！

不過，這樣理論體系的構成，並不是沒有其客觀環境的基礎的。而是日本資本主義走到矛盾的路上，無法「懸崖勒馬」時形成的一種封建性的畸形體制。它是武士道精神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混合產物。

第六章 日本法西斯運動的現狀

一 法西團體的「爆彈」

一五·一五事件與非常時

在上面，我們已經提及昭和五年十一月民政黨首相濱口雄幸的被刺事件，這是法西團體有計劃地大規模向政黨向財團投巨彈的開始。巨彈是爆裂了，首相濱口死於法西主義者之手，這是得意的一幕。這事發生以後，在一年中接連發生的有前藏相井上準之助，以及三井財團的巨頭團藏磨的被刺。九一八深夜，又燃起了瀋陽的烽火。於是，他們越幹越起勁了。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十五日，政友會總裁犬養毅首相，於首相官邸突遭穿制服的軍人所刺，立即殞命。同時，日本銀行、三菱銀行、政友會本部亦先後被襲擊。在一年以內，被刺的有首相二，藏相一，財閥巨頭一。這却使全國的政黨、元老重臣、財閥們恐懼得無以自容了。而全國國民，亦爲之惶惑不安了。於是，軍部喊出「非常時」，政黨、元老也喊出「非常時」，財閥也喊出「非常時」，一般國民也喊出「非常時」。內政的「非常時」，外交的「非常時」，經濟的「非常時」，國民生活的「非常時」，「非常時」這三個字，在日本國內，如水銀瀉地一般，無孔而不入！

可是，這個「非常時」，因着階級利益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如軍部的「非常時」一觀，是政黨政治的取消，軍備的擴張，強硬外交的展

開，國民經濟活動之戰時狀態機構的編成。政黨、元老的「非常時」觀，是法西斯團體、法西軍人的來勢洶洶，憲政常道的危殆，外交孤立狀態的不易收拾，政黨、元老巨頭生命之可慮；因而不得不作「非常時」的退避之計。財閥的「非常時」觀，是軍備預算的膨大，公債的增發，對外貿易的萎縮，財閥巨頭的迭遭暗殺，政黨政治的沒落，法西斯兇徒之可怖。至一般國民的「非常時」觀，則是國民生活的不安，社會動亂的開始。然而，結果呢？軍部的非常時觀是勝利了。政黨的退却，元老的退却，財閥的退却，而軍部的勢力，則合法地邁步前進！

因此，政黨政治的招牌，是暫時收起了，而代以元老齋藤實領導的非常時舉國一致超然內閣。非常時預算編成，出諸軍部之口，而由閣議正式接受了，軍事費、滿洲事件費、時局巨救費，一一籌劃起來。赤字公債發

行額，驟增至十一億元，前代未聞！曠古未有！

在五·一五事件被捕人員的審問期中，法西斯少壯軍人，法西斯團體，公開號召全國，進行減刑運動，被告士官校同期畢業生三百餘名，公開舉行請願。這事，結果終於草草了事，被告首謀者不過處以徒刑。最後的勝利，屬於法西少壯軍人了。

二 生產黨神兵隊事件

五·一五事件發生一週年以後，以大日本生產黨青年部爲領導中心的神兵隊，又暗暗計劃法西斯政變了。所謂「神兵隊」是遵奉明治維新的勳王志士久坂玄瑞的遺訓而組織的，其主要精神是嚴守秘密，服從命令，忠心皇室，共生共死等。以生產黨青年部的尖銳分子鈴木善一爲首領，定期舉事，先襲擊槍械局，奪取武器，然後襲擊首相官邸、牧野內府邸、政黨

本都、財閥巨頭、元老住宅及警視廳等。

在定期舉事的前夕，東京警視廳發現這一陰謀，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於昭和八年七月十一日深夜，將神兵隊的主要份子，一網打盡。被捕的人員計生產黨二十三名，大阪愛國青年聯盟八名，國家社會黨四名，神武會一名，大阪修養青年團一名，奈良明治講一名，神戶神州愛國會二名。

事後調查明白，知道這一次事件，其背景是非常複雜的。神兵隊本部的司令是愛國勤勞黨的前田虎雄，參謀長是大日本生產黨的鈴木善一，及其他數十名。而與財界的關係，甚為密切。明內藤彦一、古屋德兵衛、古屋榮一等為松屋綢緞公司的經理或董事。安田弘、永田甚之助等為中小銀行的理事。治間敏郎、山內信彌、石原彥一等為貿易保險公司主人。島德

藏等爲關西的實業家。其他尙有少數大地主參加。從此可窺見其關係的複雜了。

這一顆巨彈是安埋定當了，只是沒有爆發。然而，從此可知法西斯團體的武裝政變計劃，已由軍人而爲法西斯政黨了，已由比較單純的組織，而演進至一般中小財閥、實業家、地主都直接參與其事了。

三 二・二六事件

五・一五事件和神兵隊事件以後，在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八月間有陸軍統制派的智囊永田軍務局長的被刺。及至去年二月二十六日清晨，皇宮附近突然發生空前的政變，以近衛師步兵第三聯隊爲中心的一部青年將校，乘機舉事，先後襲擊岡田首相官邸，齋藤內大臣私邸，渡邊教育總監私邸、高橋藏相私邸、鈴木侍從長官邸、牧野伯爵私邸及東京朝日新聞社

等。結果，高橋、渡邊、齋藤、當時身死，鈴木侍從長受重傷，岡田四親似其義弟松尾大佐，被參與叛亂份子所誤認，由松尾代死。這一事件發生，全國震動，東京戒嚴，達數月之久，戒嚴期內，關於二·二六事變的一切街談巷議，全部禁止。

二·二六事變的發生，當然是右翼法西軍人有計劃有組織的舉動，這一事變的醞釀，決非一朝一夕之間，而是等候機會已久。明白地說，是法西軍人反政黨、反財閥、反元老重臣的大規模的舉動。改變的背後指揮者，傳係少壯軍人領袖真崎甚三郎。而政友會的軍需資本家久原房之助，則供給資金，援助少壯軍人舉事。

這一次事件以後，軍人法西斯團體，在陸軍系統以內，是受到相當挫折的，真崎等七大將被免職編入預備役，香椎等十三中將也負連帶責任免

職，軍中小級幹部舉行大異動。肅軍的工作，在全國國民一致要求之下，不得不厲行了，不得不揮淚斬馬稷了。因此，參與叛亂的將士，由軍法會議分別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久原房之助，也曾一度身繫縲絏，到後來，終算以證據不足，陸軍省不予起訴。

關於各地法西右翼團體的活動，也積極加以取締。於是，一部軍人法西斯團體，開始改變方針，由暴力的改變為合法組織的，由散漫的進為集結的，由急進的變為漸進的。準備重整旗鼓，好好地幹一幹。

二 日本法西斯派系的現狀

派系的林立，團體組織的複雜，在目前世界各國的右翼運動中，日本的法西斯團體，實在要首屈一指了。例如在鄉軍人的團體組織，大大小小

綜計在二百至三百左右，此外，還加上其他少數學生、小市民層的組織。關於這方面的數目，很難有正確的統計。

其次，在理論方面，也各有偏重，有的偏重國粹主義，有的偏重國家社會主義，有的偏重農本主義，有的偏重皇道主義，有的則因為沒有固定的主見，而人云亦云。現在，我們根據伊達氏的論述，把牠約略地分述如下：

(一) 國粹主義派 以頭山滿所領導的立洋社為主腦，其所屬的團體有黑龍會、大日本生產黨、國粹會、滿蒙義團、大和民勞會、大正赤心團等。偏向鼓吹國粹主義，主要的構成分子包含浪人階級、俠客、義士等，富有武士道精神。前首相廣田弘毅與立洋社關係頗密切。

(二) 國社主義派 以高島素之等的老壯會起始，加上大化會、建國

會、神武會、行地社、祖國同志會、國民青年同盟、日本國家社會黨、士林莊、七生社、愛國無產同盟、大日本主義同盟、大日本青年同盟、愛國勤勞黨、愛國無產青年同盟、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學盟、全日本學生協義會、金鷄學院、大統社、大衆社、日本法西斯聯盟等。中心理論鼓吹國家社會主義，同時，揭起「一君萬民」「君民一如」「君民共治」「皇道」等口號。構成分子包含從無產陣營投降過來的知識份子，少數勞働者等。

(三) 皇道主義派。以明倫會爲首要，此外，包括恢弘社、大日本國輝會、皇道義會、大日本護國會、大日本殉國會、勤王聯盟、全日本皇國同志會、櫻會、小櫻會、大日本奉公團、國風會等（平沼騏一郎、荒木貞夫所組織的國本社，原爲這一派的領導者，自平沼就任樞密院議長，荒木辭陸相後，即宣告解散）。這派的構成分子，以軍人爲最多，此外包含少

數金融家（現日本銀行總裁池田成彬與皇道主義派關係極密切，原爲國本社理事）、政治家、教育家。這一派中的櫻會、小櫻會二者，係完全由陸軍青年將佐所組織，櫻會由陸軍佐官階級軍人組成，小櫻會則由尉官階層人員組成。目前陸軍軍部所倡議的政治改革論，都是這一派人的政治意識的反映。因爲他有槍桿實力爲後盾，所以在目前右翼陣營中，處處居於主體的領導地位。而且，他們和其他各派，也有橫的聯絡。

（四）農本主義派。這一派包含權藤成卿的自治學舍，及血盟團、愛鄉塾、自治農民協會等團體，其組織以封建的地主、農民爲主體，勢力薄弱，在法西陣營，不佔重要地位。

（五）社會民主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轉向派。這一派包含日本村治派、同盟、國民解放社、國民鬥爭同盟、日本國家社會黨等。是社會民主主義

者及無政府主義者一部份人轉向法西斯後所組成的，沒有什麼羣衆，以知識份子爲主體，因非法西主義的正統，自然勢力更爲薄弱了。

目前在日本社會上活動的一切法西斯團體，大概都不出這五個系統之外，不過，他們的組織，他們的參加人員，時常會變動的。

去年十月間成立的大日本青年黨，就他的系統而論，是屬於皇道主義派這一方面的。因爲它的黨綱的第二條中，就載着：「本黨以恢弘皇業，建設道義的世界爲目的。」而且，橋本大佐，原來就是陸軍佐官層的人物。不過，青年黨與櫻會不同之點，便是：青年黨以全國青年法西大結合爲對象，而櫻會則僅結合陸軍的佐官層份子吧了。

三 日本法西團體的統一戰線運動

基於左翼人民陣線統一運動的活躍，日本法西斯團體近來亦有統一戰線運動的醞釀。基於人民陣線的以人民大眾為對象，而法西斯的新進集團，亦着眼到這一點，拼命抬出「大眾」字眼來，以圖號召。並且提出從非科學的到科學的，從觀念的到具體的現實的，從單純集團的到大眾組織的等口號。爲了企圖實現右翼的統一戰線，在過去不久，右翼團體曾聯合赤松克麿、小池四郎、宮崎龍介、島中雄三等的二日會，關西的全國愛國團體統一聯盟，勞働組合陣營中的愛國勞動者談話會，小林順一郎大佐等的愛國勞動農民同志會，橋本欣五郎等的大日本青年黨等，成立時局協議會，以便從凌亂蕪雜的政治見解中，得到一個共同的統一的概念，使右翼運動發展的過程中，有共同的統一的聯繫。不過，像這樣雜湊的一爐，事實告訴我們，統一運動是不容易實現的，果然「時局協議會」尙沒有完全

成立，而內部的矛盾，內部的離合集散的現象，內部的你傾我軋的情形，已錯綜複雜得一言難盡了。這就是日本法西斯主義組織的正體！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法西斯運動，沒有德國國社黨一樣的前途，也沒有意大利黑衫黨一樣的前途的！

第七章 日本的人民戰線運動

一 左翼團體合法政治運動的轉向

自從「非常時」的旗幟揭出來以後，日本左翼團體的地下運動，受壓迫更利害了。無論是左傾的政治結社，或者是左傾的思想結社，一律都被禁止，從共產黨的中央部組織，一直到地方的細胞體組織，幾乎被檢舉得不容易存在。左翼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也連帶地受着同樣的命運。

於是，近四、五年來，從左翼的陣營裏，揭起合法的政治運動的旗幟來，儘可能範圍內以合法的戰術，獲得大衆的聲援。因此，公開的組合運

動，就漸漸地活躍起來，如消費組合、產業組合、販賣組合、購買組合等等，都是適應大眾的需要而組成的集體運動，它是合法的、公開的、沒有顯明的政治色彩的。同時，日本的無產勞動者地下運動政治團體，如全國農民組合、北日本農民組合、土佐農民總組合、全國評議會、水平社、無產團體協議會、地方無產黨等，也澈底清算過去非合法的政治方式。以公開的宣傳，爭取地方議員的選舉。這樣一來，近二、三年間，無論是地方的議員選舉，或者是東京市議員選舉，左翼勞動政治團體的當選人數，總是一天天增加（左翼勞動黨勢力之合法的增加，亦為促成二·二六事變原因之一）。

而且，左翼勞動政治團體，近年來在鬥爭過程中，運用其巧妙的戰術，避開單純的政治意味的鬥爭，而側重代表大眾意識的、迫切需要解決

的經濟生活方面着眼。例如國體明徵問題，是法西團體提出的反自由主義的思想與政治體制的鬥爭。與一般國民生活，沒有多大直接的連繫，於是這方面就避去不談，而提出失業者救濟問題、退職公積金問題、以及其他社會政策問題。

在黨團的內部，則捨小異，而採取大同的協調精神，消滅分化內部整個力量的無謂的理論鬥爭，一掃左傾幼稚的矯激分子，而向統一的協力的途上邁進！

及至去年（一九三六年）春，更樹立人民陣線的旗幟。

二 日本人民陣線的樹立運動

大家知道，人民陣線運動，是一九三五年夏第三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

決議。這一決議成立以後，歐洲各民主國，都搦出：「反法西斯的人民聯合起來！」的口號。到現在，法國的人民陣線是勝利了，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爲了國民大衆的利益，爲了掃除法西斯的國民戰線，正在不斷地苦戰中。

日本左翼政治團體反法西斯聯合戰線的發端，實在比第三國際的決議還來得早。昭和九年（一九三四）九月廿九日，共產黨與社會大衆黨（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握手了。握手的目標是共同樹起反法西斯運動的陣營。這一結合，法西斯主義者，譏之爲犬與猿的結合（含有欺騙利用之意）。

可是，儘管右翼團體的人們怎樣地冷嘲熱諷，而當時左翼陣營內的團結，却是日益增進的。——雖說到後來終於不出所料。

去年一月十七日，日本最左派（勞働陣營中分左右兩翼，左派即共產黨，右派即社會民主黨）支持的日本勞働組合全國評議會、日本交通勞働總聯盟、全日本農民組合、自動車勞働組合、東京市職工組合、關東消防聯盟、江東一般勞働工場連絡委員會等舉行全體會議，爲了與社大黨一致協力加強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計，決議組織新政黨「勞農無產協議會」，以合法的手段，爭取市議會、地方議會、衆議院的代議士選舉。這一組織以加藤勤十、鈴木茂三郎等爲主要幹部（原來日本有組織的勞働者總數僅四十萬左右，而勞働者組合團體，却達一千個左右之多，其力量之散漫可知）。

勞働者的陣營統一以後，人民陣線的工作更看着進行，社大黨中的大部勢力（社大黨內麻生派法西斯傾向濃厚，反對人民陣線），與勞農無產

協議會，開始緊密的連繫，公開揭出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的旗幟。同年六月末旬，勞農無產協議會第一次發表人民陣線的鬥爭方針書，聲明在下屆議會總選舉時，人民戰線陣營中，不分黨派以整個力量，作合法總選舉競爭，佔取多數的議席，和法國的人民陣線一樣，組織以人民陣線為主體的內閣。

根據這一鬥爭方針書的內容，日本人民陣線的組織形態大概如下：

(一) 主體勢力

社大黨及其領導的勞農組合；
勞農無產協議會及其領導的勞農組合；
其他無產團體。

(二) 資產階級的進步黨——分化政友、民政兩黨的內部，另外成立較新的自由主義政黨；

(三) 其他——學術團體、文學團體、和平主義團體等。

他們的中心鬥爭綱領是：「軍事預算的削減」，「反對戰爭政策」，「即時停止對中國民衆的戰爭」，「即時締結對蘇不侵犯條約」，「全國勞働者起來作反對大衆課稅的鬥爭」，「電燈費之減少，工資之增加」，「勞働時間的縮短」等。對軍部則更激烈的反對。去年七月廿六日，勞農無產協議會大會時，會員島上善五郎因登壇公開攻擊軍部，致被警察官下令中止演說，命其退壇。

他們更公開發表宣言，指明：「爲結成廣汎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起見，結束從來的同一陣營內的私鬥，重新把勞農大衆及勤勞大衆加以編制，在一定的階級目標之下統一指揮，把從社大黨以下的門戶鎖閉着的無產團體，及未組織的勤勞大衆，組織起來，動員起來，共同一致，爲了在法西斯強權與重壓下喘息着的勤勞大衆生活，果敢地展開鬥爭的力量。……」

「見鈴木日出著：日本人民陣線之正體」。

三 社大黨的退嬰與人民陣線的頓挫

階級利害關係的矛盾，總是不斷地發展的。人民陣線運動剛到了高潮，而社大黨中的保守分子，尤其是與軍部有姻緣的麻生派，表示退出人民陣線，而另立門戶了。

原因是人民陣線呼聲四起的時候，日本內務省及司法省，即有下令禁止使用這一名詞之意，而社大黨的一部份人見形勢不佳，亦傾向單獨強化黨的組織。加以，人民陣線中領導權的鬥爭，彼此意見，頗難融洽。而社大黨內部的分化，亦日益明顯。如麻生一派因擁有黨內舊日勞黨系的大部份人員，遂不問社會公論如何，黨內其他份子的意見如何，而單憑自己的

所信邁進。甚至忘記了其本身的階級基礎，而追隨軍部馬後。其他如片山（哲），河上（丈太郎）一派，則好發空論，缺乏戰鬥力，故有純理派之稱。當然不敵麻生派的來得強幹。至於黨魁安部磯雄，則仍舊抱着自由、平等、博愛的信條，而過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生活。

社大黨內部的情勢既如是，當然，在壓力快要到來的時候，馬上宣告「拆夥」了。於是，從去年夏天以來，勞働無產協議會與社大黨合組成的人民陣線運動，就由高潮時期而轉入消沉時期，內部對立的形態，反而逐漸擴大複雜起來。在本年第七十屆議會中，社大黨與勞協會就別室而居，表示不合作態度。

這樣，人民陣線運動，就在當局警戒空氣下而宣告頓挫。

人民陣線雖頓挫，可是左派勞働團體的團結運動，却從此更進一步

了。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勞農無產協議會，在芝協會館召集第一次全國大會，決議把勞農無產協議會，改名爲：日本無產黨，選出加藤勘十爲委員長、鈴木井三郎爲書記長，與社大黨對立而另建成反法西斯戰線。這就是日本人民陣線的最近情形。

第八章 沒落期的資產階級政黨

一 政黨與財閥

在今日，差不多一般人都知道：政友會是代表三井財閥利益的政治機關，民政黨是代表三菱財閥利益的政治機關，這種說法，從整個形態上看起來，當然是很對的。因為從歷史上數十年沿襲下來，日本財閥可分成兩大系統，一是政友系財閥，一是民政系財閥，政友系財閥以三井財閥自身為主體，另外附屬着多數與三井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財閥；民政系財閥以三菱財閥自身為主體，另外附屬着多數與三菱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財閥。

我們可把它列表如下（根據藤田貞次非常時日本財閥之苦悶一文）：

（一）政友系財閥——三井財閥

安田財閥、商船財閥、藤田財閥
住友財閥、片倉財閥、久原財閥
川崎財閥、吉河財閥、藤山財閥
大倉財閥、福澤財閥、大橋財閥
野村財閥、淺野財閥、滋澤財閥

（二）民政系財閥——三菱財閥

橫濱財閥、山口財閥、片岡財閥
原財閥、服部財閥、伊藤財閥

就財閥的勢力而論，政友系的力量實遠較民政系為雄。合計起來，民政系財閥的勢力，尚不及政友系的三分之一。即以三井、三菱兩主體財閥自身比較而論，三井財閥有金融資本二、五二七百萬圓，而三菱財閥僅有二、〇〇九百萬圓；三井財閥有工業資本，計八十一社，共一、二二三、五〇二、〇〇〇圓，而三菱財閥僅有五十二社，共七八一、一七七、〇〇〇圓。不過，三菱財閥比三井財閥來得集中，三井財閥中的安田與住友，

因金融投資發展的結果，差不多快與三井完全脫離關係，而另成一勢力；與政友會的關係亦較為淡薄。

自滿洲事變以後，財閥的陣營中，有了顯著的變化，第一，就是財閥陣營中分裂了好戰財閥與反戰財閥，前者包含主要的是以軍需工業（軍需工業的基本部門有五種，即造船業、礦業、化學工業、製鐵、鋼業、機械工業）起家的如久原、淺野、澁澤、大倉等，後者則包含主要的是以金融資本、輕工業、貿易起家的財閥。因此，反映於產業界的，也有保守的意見與革新的意見。第二，在金融資本的陣容中，眼光比較看得遠的金融家，也開始投機地轉變，順應法西斯潮流，開始與軍部急進派份子暗渡陳倉。因此，革新派的金融家，和革新派的軍需工業家，就合成一起，而產生一新的力量。經濟界內部已起了分化作用，於是，素來最嚴重的政黨

內部的小組織，更爲複雜，更形成散漫的狀態，經不起軍部的一擊，而內部矛盾百出，大有支架不住之勢了。

二 政黨內部的分崩離析現象

一 民政黨

民政黨是日本目前議會中的第一黨。從歷史上講，黨員官僚的傾向，特別來得濃厚，故又名官僚黨。因爲以前民政黨的指導者如若槻、井上、江木三巨頭，都是貴族院的議員，黨外的顧問者如伊澤、幣原等，亦同樣的是著名的官僚。官僚與專制主義的三菱財閥配合起來，真是最適當不過的。此外，再加上少數自由主義的份子，而構成民政黨。

所以，民政黨內部構成，原來一向分成三個系統：（一）桂（太郎）

系，富有官僚主義傾向；（二）國民黨系，富有自由主義傾向；（三）岩崎系（三菱財閥主人），三菱金融資本的代表。其理想的政綱是偏重保守的，和平的，財政經濟之採用緊縮政策的。民政黨過去曾反對過出兵西伯利亞、出兵濟南，反對軍部的冒險政策。

可是，自從昭和六年總裁井上準之助被刺以來，內部就開始露出分崩離析的現象。本來，民政黨有所謂「四政」的特出人材，即江木之行政，井上之財政，幣原之外政，安達之黨政。井上一死，政府中財政之支柱失，不久，安達又脫離民政黨而另組成國民同盟，中野正剛則脫離民政黨而另組東方會。幣原外交爲軍部攻擊的眼中釘。在這期間，民政黨一部有力份子如現衆議院院長富田幸次郎等，本想擁宇垣一成出任民政黨總裁，以資號召。可是，宇垣卒未肯出馬。因此，遂由黨內選出町田忠治爲總

裁，另以永井柳太郎爲幹事長，櫻內幸雄爲筆頭總務，而形成今日黨內部的三巨制，在目前，民政黨內部，雖比政友會來得團結些，但是依然是各儘所信的。最明顯的劃分便是總裁派與非總裁派。前者以町田爲首，以永井、櫻內、賴母木、大藤爲支柱，而後者則以富田幸次郎（現衆議院院長）爲主體，仍想擁宇垣出馬，實現政黨之大同團結的方針。

不過，總裁派幹部的永井，近來與軍部的關係，一點點親密起來。而脫黨之心搖搖，不過「待價而沽」罷了。

去年夏特別議會以來，民政黨首先掛起刷新黨的內部的招牌，如黨費的公募、支部組織的深入民間、力量的集中化等，都是打算死灰復燃的計劃，實則刷來刷去還是本來一副面目——官僚特質的面目（如對軍部節節讓步，對廣田內閣、林內閣取投機妥協態度便是）。

二 政友會

近年來政友會黨內的情勢，更是一團糟。

本來，自從犬養總裁被刺以來，政友會內部的明爭暗鬥，既複雜而又劇烈。一般說來，內部派系大概可以分爲：（一）鈴木、鳩山派，一名總裁派，以辭職不久的鈴木總裁及筆頭總務鳩山一郎爲領袖。其部下主將有濱田國松（在七十屆議會中向軍部大施抨擊的七十老將）、安藤純正（現政友會幹事長）、松鶴野平等。（二）舊政友系、即政友會的長老派，以望月、水野、秋田清等爲中心。（三）床次派，以床次竹二郎爲領袖，主要份子有山崎達之輔（現農相）、瀧正雄、東鄉實、津崎尙武等。（四）久原派，以久原房之助爲領導人物，以津雲國利、藤井達也等少壯派分子爲中心。四派傾軋的結果，舊政友系份子退出政友會，其中一部份黨中長

老如望月等，組織昭和會，掛起純舊式官僚招牌。不久，床次病死，其部下分散，所以在昭和十年間，黨內的主要對立是久原系與鈴木、鳩山系的對立。自從一九三五年十月議會總選舉以後，內部更形分解。到目前，政友會內部的小組織，複雜異常，有革新派——一名鐵道旅館組，鳩山派，前田系，知久平系，國政一新會（知久平之別動隊），松野派，五人組，久原系，新黨組，總裁親兵組，舊一會等。在這許多組織裏面，可以分成三個系統，即：

一、革新派，以政友會組織機構之刷新，反對鳩山之獨裁，發揮地方黨員之政治意見，為革新運動的指標。這一派的先鋒為西岡、生田、肥田三人，此外，再加上加藤（久米）、河上、田邊（熊）、熊谷、岩崎、西村、山崎（猛）、門田、志賀、高橋（熊）、岡田（伊）、清瀬、川口、

八田、山口等議員，在黨中都是居於中下級幹部的新進人物；他們的口號是：「從速再檢討黨的組織，擴充並強化政友會立黨時的精神。」他們的運動事務所是鐵道旅館，他們策動黨外的顧問，聯合黨內一切不滿現狀的份子，迫鈴木總裁辭職。

二、鳩山派——一名現狀維持派，主張在保持現狀原則之下，把黨的內部略加刷新，如鈴木總裁之必須擁護，自由主義的憲政常道之必須恢復，軍部干政之抵死排斥等。其主幹人物，前面已說過，除鈴木、鳩山等外，爲濱田國松等。這一派是政友會中的上層幹部派，在政友會歷史上，居於重要的地位。

三、中島知久平派，這一派與松野派、前田系、久原系取密切的聯絡，推中島繼任政友會總裁，而是以反對自由主義的現狀維持派（即鳩山

派)爲中心。久原系的久原房之助，因有資助軍人叛亂的嫌疑，被捕後釋放未久，所以，不便乘機公開從事活動，而知久平因爲是以開設航空飛機廠發財的，與久原真是無獨有偶的人物。這一次，濱田國松在議會席上對軍部大施抨擊，政友內部反對濱田氏演說的，就是這一派的人物。

鈴木總裁辭職後，這三派的暗鬥日益劇烈，而中島知久平系，頗有脫離政友會，別樹旗幟，另與其他各黨，以及軍部方面的法西斯份子，合組新黨。

三 小會派

資產階級的政黨，除了民、政兩大黨而外，還有國民同盟、昭和會、東方會三者。國民同盟原是從民政黨內分化出來的，沒有什麼財閥的背景，而是清一色的官僚投機主義，現任總裁安達，是具有淡薄的法西斯的

色彩的。可是，官僚始終不失爲官僚的本質，他善於順風轉舵，去年末各政黨聯合反攻軍部的時候，安達也會對外交失敗、預算膨脹而攻擊過軍部的。

昭和會主要的是政友會的長老系人物組織的，黨魁爲望月圭介，與元老重臣有密切的關係，任何人出來組閣，只要不十分使昭和會難堪，它總是取贊助態度的。從組黨以來，沒有發揮過獨特的政見，如最近昭和會的一員山崎達之輔，見有農相可做，即脫離昭和會了，所以，可以說，這是「有若無」的老官僚的集團。

東方會的主腦中野正剛，在民政黨內與安達原是共一派的，即是所謂安達、中野派。後來，安達脫離民政而另組國民同盟，中野亦脫離民政而暫抱中立，不久即倡議組東方會，具有比國民同盟更進一層的法西斯色

彩。在第七十屆議會中，中野正剛發表演說，公開支持軍部的準戰時體制
的編成，國防之儘量擴充，行政機構之澈底革新等主張。

從以上各政黨內部的情勢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政黨自身已是七零八落的了。

第九章 現代日本政治機構中之元老、重

臣、官僚集團

一 元老、重臣集團

元老與重臣的分別，即：元老以參加明治維新有功，而且，在政治上曾歷任大臣或首相的人物。在目前，元老只有九十高齡碩果僅存的西園寺公一人了。天皇對行施命令，發生疑慮之點時，或者國內發生重要政變以及內閣更迭時，總是先下詢西園寺公的意見，由西園寺上奏後，經天皇核准，才明令公佈。因此，元老在政治上，應該擁有把握時局關鍵的大權。

但是，在目前，事實上西園寺公沒有權宜應變之權，一切須視下層各派的意見如何而定。自去年二・二六事變以後，更噤若寒蟬了。所以輿論界稱之爲聰明的機會主義者西園寺公。

重臣的範圍，普通是以現任宮內大臣、貴族院大臣以及前大臣官禮待遇的人物而論（前大臣官禮待遇，即大臣解職後，天皇念其功高，賜以原任官職待遇薪俸及祿位的人物），計有清浦奎吾伯、若槻禮次郎、牧野顯伸、一木喜德郎、前首相廣田弘毅、及現樞密院院長平沼騏一郎、內大臣湯淺倉平、宮相松平恆雄、侍從長百武大將、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等。不過平沼與軍部中堅派較接近，近衛年事未高，在思想上與清浦、若槻等稍有不同，屬於漸進的改革派這一範圍以內。

在重臣層中，最活躍的人物，目前要算到內大臣湯淺倉平了。他是嚴

謹、剛直，一本所信邁進的人物。平沼自就任樞密院院長後，心滿志足，一變其夙昔態度，從不作招人怨恨的出風頭事件，亦不輕發表政論。急進也吧，漸進也吧，就是不進而後退也吧，都順其自然。湯淺則不然，他在背後竭力策動與重臣層有密切關係的人物，出任政治要衝，如宇垣未組關時，策動宇垣組閣的，主要的是湯淺。及宇垣着手組閣，爲之多方策劃的，又是湯淺。目前，天皇下詢時，決定上奏方針的，湯淺實在是中心人物。

至於其他在政治上歷任大臣或首相的政界老輩如岡田、宇垣、鈴木實大郎等，實亦應列在重臣之列，不過天皇既未賜以前官禮待遇，而又非現任重臣地位的長官，所以不算在重臣範圍之內了。

重臣層的政治意識，一般說來，是保守性特別濃厚，他們反對軍部干政，反對政治的東更西張，反對國防預算的無限擴大，甚至反對日本過份

向海外侵略，而是抱着保守的「忠君盡節，與世無爭，天下太平」的政治意見的。他們也不鼓吹極端的自由主義，更不贊成法西斯主義。這一種政治主見，在宮內，及政府首腦部却具有相當的影響勢力。因此，軍部目為腐朽的障礙物，而非掃除不可。二·二六事變之際，重臣集團亦為其主要的襲擊對象之一。

一一 官僚集團

官僚集團中又有新官僚與老官僚之分，凡是政黨以外的份子，在政府佔相當地位的，或過去在政治上有相當功績的人物，都可稱之為官僚。老官僚則做官的牌子老一點，而新官僚，則係欣逢時機，在政治上驟然得意的人物。

官僚的人數很多，一時未易舉完，而且出沒無常的。廣田前首相，在他任外相時代，人家就以新官僚呼之，前藏相馬場，外相有田，以新官僚財政，新官僚外交，爲各派攻擊的主要對象。因此，前廣田內閣，遂亦有新官僚與軍部的混合支持內閣的稱號。在現林內閣中，山崎農相，是衆人共呼的老官僚。河原田內相，也有官僚內相之稱。總之，老官僚也者，是無政治團體結合的，資格較老的，而無固定的政治主見，目的只在做官的一羣。

至於新官僚則不然，他是年事較輕，偏於激進的官員，無黨派色彩，但是，有政治立場，有團體性的結合，而在政治上，能發揮相當作用的。新官僚的政治立場，是贊同軍部的革新政策，反對政黨政治。因此，在目前，他們與軍部的勾結關係，頗爲密切。

在二·二六事變前後期，新官僚的大本營是內閣的調查局，當時的調查局長官吉田茂，是有目共覩的新官僚。調查局是重要國策的調查、審議機關，握有實權，間接受軍部的支配。因此，吉田茂遂以調查局爲中心，形成一新的系統，以局內的石渡莊太郎、山田龍雄、松井春生等爲主幹，大施活躍，與軍部互通聲息。政黨人員，恨之入骨，一致抨擊。結果，吉田茂終於不得不於去年秋天，被迫而提出辭職了。

吉田茂辭職以後，調查局內新官僚的實力，並沒有完全渙散。而且，其份子更擴大到各省的中下級幹部職員裏面去。

新官僚的第二大本營，是關東軍部內，如關東軍顧問小平權一，「滿洲國」實業部次長岸信界，及其他中級政、商、工各界事務人材如狹間茂、竹內可吉、村上龍太郎、井野碩哉、田中長茂、重政誠之等，都是新

官僚陣內的錄錄者，他們有仰軍部鼻息的改造國家的意見，有滔滔不絕的議論，有明敏辛毒的政治手腕，有豐富的現代政客的學識，有堅強的團結力與自信力，他們主張改造現狀，厲行海外侵略，尤其是向大陸發展。

不過，無論老官僚也吧，新官僚也吧，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質，就是多變，他們的政治意見是時常會變化的，他們的團體組織也是聚散無常的，他們的目標，只是在做官，保持自己的地位為第一條件。所以，新官僚未始不可以做政黨的工具，而老官僚也未始不可以做軍部的工具。呼之即來，揮之不去。在目前，官僚羣遂成為政黨與軍部決鬥的緩衝支柱，而官運亨通。我們看，在林內閣任上，官僚羣不是凱歌的勝利者嗎？然而，官僚的最後的無出息，不能獨關生面，也是由於它的一味投機的緣故啊！

第十章 軍部的派系及其國家改造觀

一 軍部派系的分野

「軍部」這名詞，我們是已經熟知的了。我們想到日本軍部，就會連想到軍人法西斯，就會連想到軍部的對華政策，也就會連想到過去的許多事變，軍人在日本政治上的支配作用。

我們以「軍部」來代表日本法西斯的象徵，當然是很對的。但是，「軍部」是軍的部內混統的稱號。它包括陸軍和海軍而言的。就政治的立場來講吧，陸軍和海軍就有些不同，各軍中的大部份首腦份子與少數的首腦份

子和中堅幹部及下級幹部也有些不同。陸軍偏重鼓吹大陸政策（侵華）、北進政策（反蘇），而海軍則偏重鼓吹南進政策，積極經營南洋羣島及澳洲。鼓吹北進的，當然主張以強化陸軍及其附屬的空軍爲國防擴充的着眼點。鼓吹南進的，當然以強化海軍及其附屬的空軍爲國防擴充的第一義。這件事，近一二年來，在日本國內曾引起熱烈的辯論，可是依然得不到相當的結論，而陸海軍部，在軍費的預算上，隱隱然形成一種門戶之見。這是爲了國防擴充而引起的海軍與陸軍的意見的齟齬。

其次，在政治意識上，一般的說來，陸軍偏重急進，而海軍則偏重保守。這從歷史上的沿襲看來，也很明白，歷屆干與政治和政黨處於對立地位的總是陸軍省佔主要地位。原因是陸軍散居陸上各地，與動的社會接觸較多，而且，政治家輩出，搖搖思動。至於海軍則終年過艦上的生活，與

動的社會接觸較少，大半遵守着明治的「政治不預，世論不惑」的遺訓。

所以，今日的所謂軍部，是單指陸軍而言，所謂軍部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只是陸軍軍部的政治意見。更明白地說，僅是陸軍軍部內的中堅將校與少壯青年將校的政治意見。而海軍方面的中堅層與首腦層，不過在戰時體制的編成，國防擴充第一義，海陸軍費不斷膨脹的觀點上，和陸軍軍部取一致行動的態度吧了。

不過，話雖如此說，近年來海軍省中下級幹部，因受陸軍中下級幹部橫的連絡，以及不斷地進行策動的結果，而出現了所謂海軍政治家，如海軍出身的小林省三郎中將、南鄉次郎少將、井上清純、渡邊汀、有馬成甫等大佐、齋藤直幹少佐等等都是，他們以「海軍中心」的主張，發揮其「皇皇大論」。最近林內閣組閣時，陸軍中堅派熱望大海軍派的智囊末次

大將出任海相，也是陸軍向海軍表示積極提攜的一端。然而，終於因為海軍部內意見與陸軍未能完全一致，而另推米內出任海相了。

陸海軍的關係以及海軍部內的大概，既如上述。再來看一看陸軍部內的派系的分野。

陸軍部內中下級的團體組織，是極為複雜的。這，在法西斯運動的現狀一章中已簡單地說過。他們在這種團體內，都佔有主要的領導地位。這種團體的政治主張，反映於陸軍省內，而成爲陸軍省少壯將校的主張。根據少壯將校的主張，再滲進陸軍中堅層的主張，而成爲陸軍軍部的主張。換句話說：就是「軍部的立場」，「軍部所抱的政治信念」。

我們普通分析日本軍部，總只是包括着兩個概念：一是少壯軍人急進派，二是穩重派。其實，這種說法是過於混統的。所謂穩重派應該是包括

少壯軍人急進派以外的份子。其內部的關係，也頗複雜，而且，並沒有緊密的團結，其中有許多亦沒有固定而具體的政治意見，只是單純的軍人型。加以，在目前陸軍內部，以地域分成的長州閥、佐賀閥、土佐閥、石川閥等等觀念，隱隱然還是存在的。因同鄉、同期生的關係，穩重派的份子與少壯派取得聯繫的也不少。這是「橫」的看法。至於就「縱」的方面來看，在穩重派裏面，其門閥也是形形色色的，在昭和五、六年間（漢口內閣時代）最著名的有所謂宇垣閥，九一八以後，宇垣閥失勢，內部分化成爲統制派與中立派。二·二六事變以後，統制派又失勢，而另成一肅軍派，到現在，肅軍派這一名詞，也不大看到，只是和中立派並稱而成爲穩重的軍人系統。

穩重的軍人系統之中，也各立門戶，如以現朝鮮總督南次郎爲中心而

另成的一系，尙保持宇垣的面目。與少壯派在政見上有比較顯明的扞格，年來已被排擠於陸軍省部內以外。以松井石根大將爲中心，也另成大亞細亞協會系。其他有一部份是原來屬於宇垣系統之下，而近年來因宇垣失勢，逐漸與中堅將校幹部接近，得在軍部佔一席之地。如現陸相杉山元、前陸相寺內壽一，便是其中的代表。此外，尙有一小部份，本來就沒有什麼派別色彩，而爲中堅將校幹部所垂憐、所青睞的。如現關東軍司令植田、現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及曾做過八日陸相的中村孝太郎等便是。

至於少壯軍人派，顧名思義，這一名詞實在有點不甚妥當，所以也有人稱他爲中堅及青年將校派。在一般人們的心目中，少壯軍人總是年輕無智，輕浮急進，好大喜功的一個軍人集團。其實，現少壯軍人中的領導份子，都已年近五十，或者超過五十而快要到六十歲了。他們並不是輕浮，

亦不是無智，而是日本軍人中較有頭腦，有專門學識修養，而勇於實行的份子，如前少壯軍人領袖真崎甚三郎，與現首相林銑十郎，是同一時期的人物。在真崎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時代，其高深的韜略，其滔滔不絕的政治見解，其烈日秋霜一般的精神，凡是受過他的訓練過的，都爲之深深感動，而願死生聽命。現在，陸軍少壯派的三傑——梅津、板垣、石原莞爾，亦各有特長，爲陸軍中的佼佼者。如梅津以思想緻密、手腕靈敏，有不動聲色而指揮若定的本色；同時，又善於雄辯，精於戰略，對政治理論亦有相當修養。現年已五十六歲了，當他在一九三五年任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時代，與我當時的駐北平軍事長官何應欽，訂立何梅協定。其條文的寬泛，竟可以無往而不利，無遠而弗屆。二·二六事變以後，他以陸軍次官地位，一手支持廣田內閣，厲行革新政策。但是，與政黨、及工業資本案

肉搏的，却是寺內陸相。字垣組閣之時，在背後「指揮三軍」，促字垣早日拜辭大命的，也是梅津。他是一位幕後操持的傑將。

板垣征四郎中將，本爲關東軍參謀長，最近才調任第五師團長，爲大陸急進侵略派的主腦，九一八事變發動，是由於獨斷獨行的。以快幹著名，在日本有「快將板垣」之稱，今年五十一歲。有深刻的眼光和見解，有特殊的魄力，有神鬼不測的機智，又長於戰術，他直接間接指揮日本在華的許多特務機關，他有左右日本對華的整個政策之權。這次林銑十郎着手組閣時，大陸派的組閣參謀長十河信二（華北興中公司理事長）要求以板垣出任陸相，無疑的是着眼於實行對華外交的一元化觀點上設想的。板垣任陸相的所以沒有成功，一方面固然是保守勢力的整個反對，一方面也是因爲軍部中堅幹部的意見也不一致。梅津便是不甘安居下位的有力者。

石原莞爾是滿洲事變時作戰時的參謀主任，與板垣剛成爲不可多得的對手，爲陸軍中的佐官與尉官層將佐所敬服，而且，實際上直接地受其領導的人物。不久以前，他還是大佐，是陸軍參謀本部的作戰課長，最近始昇爲少將，並昇遷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陸軍部內，他是以研究拿破崙戰術著名的，今年四十九歲了。有豪胆，有智略，有實行力及領袖的才能。同時，對於經濟，亦有湛深的研究，有人稱他是陸軍政治勢力的基石。一九三三年，他協助松岡洋右，出席國聯大會，昂然倡議退出國聯。在他任課長時期中，是陸軍的少壯派中的組織者，其一言一動，在下級幹部軍人中，足以發生直接的效力的。

所以平心而論，在少壯派的幹部，的確有許多智勇兼備的能將，他們都有領袖慾，都有政治的野心，都染有武士道精神的精髓。然而，他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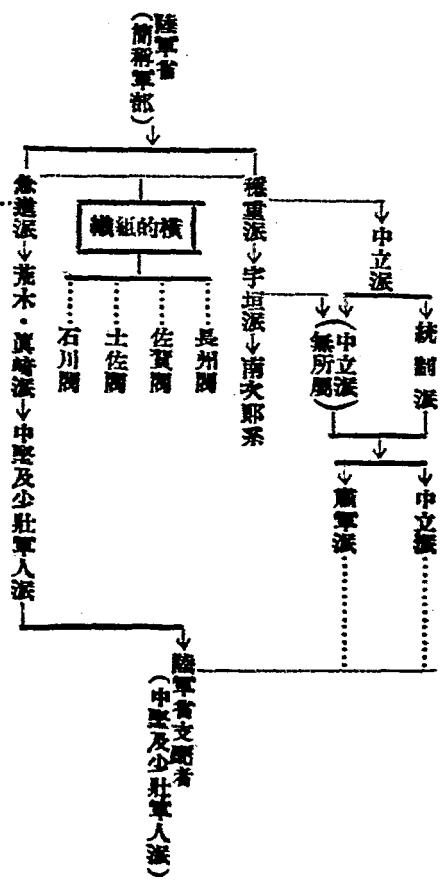
不甚得志。照憲法上規定，軍人是不得干預政治，而資本主義下的議會政治，又是那麼腐敗，他們的農村又是那麼破產，加以對外侵略又是那麼容易，兵不血刃，而奄有三百餘萬方里之地，功高而驕，當然，他們非實行綜攬政治大權不可了。

在今日陸軍中堅將校裏面，以上三傑，是握有領導青年將佐的大部實權，握有支配其他多數中堅將校及穩重派的勢力。但是，除了這三傑以外，陸軍中堅層領導一方的集團，尚不一而足。最顯明的，如滿洲事變時參謀本部的第一及第二部長，去年八月才因實行肅軍而編入預備役的越川美次中將，去年十月間開始組織大日本青年黨的橋本欣五郎大佐，都各擁少壯青年將佐。荒木、真崎雖下台，但在陸軍部內，尚隱隱然有這一勢力存在。在中堅將校的領導者中，有一點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領導這些青

年將校的，都是主張積極向大陸侵略的急進派，都是所謂「支那通」。他們主張對華實行強硬政策，對於中國內情，也很熟悉。

至於在鄉軍人中擁有根深蒂固的少壯軍人後盾的，首推明倫會的田中國重大將，皇道會等中的力森藏一中將、大井成元大將、兩角三郎中將、二子石官太郎中將、渡邊良三中將、於江豐壽少將、松本勇平少將、松井中將、木村垣二中將等（見黑田隆二著：軍部中堅將校的透視）。

總之，在少壯軍人陣營內，其組織是極其複雜的，要一兩個人，完全能領導起來，那是困難的事。至於少壯陣營內的就出身地域關係而劃分的橫的組織，則比較淡薄，這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共同的信仰——軍的絕對獨裁主義。不過，到了權利在身的時候，他們中間的矛盾和對立的關係，又會錯綜複雜地產生出來了。



↓在那軍人團體(共三百左右)

附註：(一)長州閥勢力已衰，宇垣雖屬長州閥，但是長州閥色彩甚淡薄。佐賀出身的有真崎、香月(清司)、田代(統一郎)等，土佐出身的有小磯國昭、小畑敏四郎等，石川出身的則有林銑十郎等。

(二)宇垣派與荒木派對立，但兩次耶系與中堅及少壯軍人派對立關係不明顯。

(三)上表係約略的劃分，各派中尚有許多支派，因關係太複雜，故未列入。

上列這個圖表，就是根據前面簡單的分析，綜合近七、八年來陸軍部內派別系統的變遷的大概情形，以及今日陸軍部內的派系關係的。

二 軍部的國家改造觀

軍部的國家改造觀，總括地說一句：是建築在備戰的基礎之上的。在目前因「皇威發揚」而使國際情勢危急到一髮千鈞的時期，全國上下應該爲了戰爭而犧牲一切，爲了戰爭而集中一切，把舉國的經濟活動集中於軍事狀態的編制之下，把舉國的政治組織、文化思想等領域的活動，也集中在獨裁的，統制的過程之下，而直接或間接的受着軍的支配。這就是軍部的（主要的是陸軍軍部）國家改造的大致的輪廓。

在陸軍軍部所發表的：陸軍軍備充實與其精神一小冊子中，開頭即指

出：「今日我國（日本）對外的難局，乃是基於年來我國的國力飛躍發展的結果；特別是隨着滿洲事變以來的國際威勢昂揚的結果；必然地會與關係列強間釀成不可避免的磨擦。這是躍進途中的國家當然應有的試鍊。今日負國防上之重責的軍事當局固不必說，宜積極準備。在政府方面，爲了確保國防的安固，亦應該排除萬難，抱着只有前進而無後退的決意，故政府決定目前國策，應以軍備充實爲第一義。……」

同時，在軍備充實與庶政一新的另一節中，更具體地指出：「今後的戰爭，是武力戰、經濟戰、思想戰等一體綜合的國力戰。其中思想戰是利用思想，崩壞敵國內部，使之自動放棄戰爭，一舉而把戰爭終結。經濟戰是包含貿易戰、資源戰，更以經濟封鎖的方法，制對手國於死命，這與思想戰、武力戰是同樣有力的戰爭手段。」

「爲了獲取綜合國力戰的勝利，國家全智全能之一元的發揮，是不可缺的要件。爲想一元的發揮國家全智全能，非從平時起即完成國防體系，其機能是不容易發揮的。今日庶政一新的口號，從一般政治的見地來講，就是鑒於利己的個人主義的設施，自由主義的政治機構，已至窮途，非把它更始一新一下，那末，國家的躍進繁榮，國民全體的幸福，實難得到。他方面，更從國防的見地來說：庶政一新是以日本精神爲基調，與現代國防要素相配合的，全體主義國家體制的整備。這樣，才能使國力合理地發揚與運營。……」

根據了這一個以軍備爲中心的政治認識，所以，自二·二六事變後，廣田內閣成立之際，軍部即提出皇皇四大要求：

- (一) 國防的強化，準戰時體制的編成；
- (二) 庶政的一新；

(三) 國民生活的安定；

(四) 自主外交的積極化。

以這四大基本綱領爲實行陸軍部內「澈底肅軍」的交換條件。同時，當時的陸相寺內且公開發表排斥自由主義的談話，說：「陸軍斷然排斥自由主義的傾向，因爲處於非常時期之中，自由主義即維持現狀主義，而維持現狀主義，即爲消極退嬰的同義語。」

廣田內閣是得着槍桿的支持而成立的，它接受了軍部的要求，而向政黨、向財閥、向國民大衆開刀，結果，掀起了空前的反政府的浪潮。

在人心汹汹的當頭，海陸兩相於十一月初旬，正式提出軍部的行政機構改革案，表明海陸軍部對於革新國策的一致態度。其內容分爲三部份：

(一) 中央行政機構的改革

(A) 設立掌理重要國務的調查、統轄、預算的統制分配機關，置於首相管理之下。統一情報機關，將情報委員會改組強化，情報機關長官，得列席閣議。

(B) 設立掌理關於人事行政的統制刷新機關，置於首相管理之下。

(C) 外務拓務兩省（即外交部與殖民部）實行合併，統制及強化對外政策，另在閣內添設管理朝鮮及台灣總督府并南洋羣島的事務機關。

(D) 農林、商工兩省實行合併，擴大原來的貿易、燃料、電氣等機關，使新設的產業行政合理化。

(E) 內務省（內政部）管理神社局機關，歸併於文部省（教育部），發揚國民精神，增進國民健康。

(F) 內務省實行改組，將神社局及道路港灣的土木行政之一部，分別歸併於E及G兩機關。刷新內務行政機構，統一及擴大衛生機關。

(G) 航空、鐵道、郵遞、行政實行統一，特別為促進民間航空事業之劃期的飛躍，將船舶港灣行政統一強化。

(H) 為適應時勢起見，各省內部應加以整頓改善，合併重複枝節的行政及研究機關。

(二) 改革地方行政制度。

因中央行政機構之革新及國運之進展，地方行政制度亦應予以刷新。

(三) 改革議會

(A) 根據帝國憲法的獨特精神，議會僅乃翼贊天皇的立法機關。行政權與立法權應完全分開，反對以議會中佔有多數的政黨為首領，而組織政黨內閣。

(B) 改正議會選舉法，上下兩院均採「職能代表制」，俾能網羅各方面的真

正代表組成之。廢止貴族院中的公侯爵世襲議員及多額議員，減少伯、子、男爵互選議員額，實行勳選議員停年制。衆議院議員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應加以適當的改正，即：議員不得兼任官吏，官吏亦不得兼任議員，政黨分子入閣，須先脫離黨籍。又凡受過公民教育及納稅、會服兵役的戶主，均應享有選舉權。

這個軍部行政機構的骨幹，我們把它綜合地歸納起來，可以得到下列幾個中心的本質：（一）中央地方行政機構的法西斯集權化，名實一致地發揮其與戰時體制相適應的功能；（二）教育制度的法西斯化，（三）統治殖民地機關的統一化，（四）議會機能的法西斯化。實質上，議會已失去其本來的正常作用了。

本年二月初林內閣成立之際，軍部方面除了確保林內閣急速實現這一

改革案之外，更提出了（一）強化對外政策，（二）確立大陸政策的指導方針，（三）確立對滿國策，以便促進產業的振興，資源的開發，（四）安定各方面的生活等四要求。至於在軍備方面，軍部聲明以主動的立場，自昭和十二年度（即本年度）以降，着着進行充實國防的七年計劃。使國防的充實，產業的振興，庶政的一新，齊向戰時體制之途邁進。

這就是軍部，尤其是陸軍軍部擬定的革新日本的計劃。

第十一章 軍部、政黨、官僚對立的表裏

一 軍部與政黨的對立

今日軍部與政黨對立狀態的深刻，是有目共觀的了。如果我們說政黨好比水，那末軍部就是火；如果我們說政黨好比冰，那末軍部就是炭；如果我們說軍部的勢力如東升的太陽（陸軍自傲語），那末政黨的勢力，應該是西落的殘月了。這一對「活冤家」，始終是不相容的，說也難怪，原來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帶來的「無上禮品」啊！

軍部和政黨對立的陣勢，究竟是怎樣的呢？

這裏，我們應該預先說一說，此地所指的政黨，以政友和民政兩大黨爲主體的，而以社會大衆黨爲副，因爲目前在議會中所佔的勢力，這三黨合計起來，佔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於無產政黨與軍部的對立，那是兩個政權的基本對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政權），這，因爲目前日本無產團體的力量尙薄弱，沒有成爲兩大對立的主流，在前面，已略有述及了。

就今日情勢講，無論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教育上、軍部和政黨的觀點，差不多都是對立的，原因是一（政黨）則基於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而另一（軍部）則基於法西斯獨裁的立場出發的。現在，我們把它一一分述如下：

第一，國體觀念的對立。軍部的國體觀念，以天皇爲一尊，以天皇爲無上權力的執行者，操有「天照大神」所賦與的「統治全人類的神權」；

其明如「鏡」，其利如「劍」，其尊貴如「玉璽」。（這是日本皇帝的三寶）。因此，君主權力，至大至尊。這完全是幾百年來「武士道觀念」的因襲，可是，政黨的國體觀念，因受着西歐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與民權學說的洗禮，頗帶有民主政治思想的傾向，認爲天皇的權力，不是絕對的，受憲法的限制，主要的權力，應該集中在議會，擴大議會的權能，才能發揚民意的。對美濃部博士的「天皇實際上不過是發號施令的一個機關」的學說，深表同意。

軍部領導下的團體，遂利用這「天皇機關說」掀起空前的反自由主義的鬥爭，痛斥一切自由主義者忘却日本獨特的國體，獨特的精神，獨特的文化觀念，而一味唯西洋「萎靡不振」的「唯物主義」的思想是從，這一鬥爭的結果，軍部是勝利了，這是軍部與政黨在國體觀念上的對立。到現

在，國體明徵運動，尙爲右翼團體政治綱領的基本。

第二，政黨政治與反政黨政治的對立。所謂政黨政治，就是指議會政治，由議會中佔有多數的政黨，組織內閣，施行政策，軍人不得干政。不消說，在目前日本議會中只有兩大黨，不是政友會領導組閣便是民政黨領導組閣。軍部攻擊政黨者流，誤認「一君萬民」的本旨，誤認根據日本國體而產生的獨特的憲法精神，徒然固守「舶來」的政治思想，惟「黨利黨略」與政權之爭奪是務。遂使政治腐敗墮落，被操縱於一般職業政治家及金權者流之手。政治失其公明，利益幸福被少數份子所壟斷，致大多數國民不得「浴皇恩」。因此排斥政黨政治，改造議會，提倡「天皇親政」。

軍部所謂的「獨特憲法精神」，就是：「日本的憲法，不過是天皇爲『廣開天下賢路』，使得有『翼贊皇猷』的機會，並非如現今西洋一流的民

主政治，亦非如現今英國一樣的立憲君主政治。根據憲法而訂定的議會制度，不過予人民以參政權，選國民之賢者，把握國體的本義，各盡本職，輔翼皇道政治。然而，近年以來，爲政者尸位素餐，有缺「翼贊天業」之道。實堪痛恨！此種荒怠謬誤的政治，當然應予以根本的改革。」根據了這樣的見解，所以，改革議會制度，禁止政黨份子以政黨名義入閣或任其他任何官吏的提案，就公開地發表了。到了今年一月廿一日政友會老將與陸相寺內在第七十屆議會中衝突的一場惡鬥，便是政黨與軍部最尖銳對立的事實表現。

政黨方面，從政友、民政，以至無產政黨，對於軍部這樣的議會政治觀，當然都是反對的。政友安藤幹事長，曾於去年十一月二日，發表談話（註）說：「縮小議會權限，否認政黨政治，實際上就是助長官僚的橫暴專

態，阻民意的暢達，非毅然排擊不可！」民政黨的「憲政擁護有志代議士會」，亦發表：「發揚立憲政治的本義，撲滅法西斯思想，排擊現役軍人干政，發揮議會的權能與政黨的任務」的決議案。社大黨則更透澈的指出：「所謂軍部的議會改革，實則不是改革，而是舊軍閥的反動思想的表現。」

政、民、社大各黨反對軍部改革議會，取消政黨政治的口號，雖提得這麼高，實則，看見軍部方面陣線的齊整，而且，來勢洶洶，早已嚇得肝胆俱消，分別想找「柳暗花明」的「投機」「妥協」的出路了啊！

林內閣的成立，以及他的公然掛起「反對政黨政治」、「拒絕政黨份子以政黨名義入閣」的招牌，便是血淋淋地向政黨政治對準頭上一刀，政

（註）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東京朝日。

黨政治的生命是被「結束」了，後來的將是軍部槍桿支柱下的一國一黨政治！

第三，國家統制與民營的對立。換句話說：就是「準戰時產業體制」的編成，與「反準戰時產業體制」的編成的對立。完全以政民兩黨爲鬥爭的對象。軍部對於經濟活動，是以戰爭的觀點出發的，一旦戰事發生時，如何才能使物質的戰鬥力，能無間斷地急速而確實地供應呢？如何能使今日嗷嗷待哺的準失業或者失業大眾，於戰爭發生時，能夠不想一變，而投奔於另一陣線，提出反戰的口號呢？這，當然非在資本家的身上開刀不可了。資本家是碩大而肥的，它要求把資本家私人經營的產業，在國家統制之目標下集中起來，必要時，可以收歸國營，由槍桿來統運。它要求限制資本家因貪圖利潤向農村、向一般城市大眾、向工廠工人們作儘量的剝

削。它要求資本家放棄從來的散漫的互相傾軋的現象，在戰爭的總目標之下，共同一致邁進。因此，它的口號是：「重要產業厲行統制及國營」！「消滅勞資鬥爭的現象」！「安定國民生活」！其實，第三條安定國民生活也者，並不是真正求國民生活的安定，却只是「戰爭」，「擴大戰爭的力量」，「全國民在戰爭的火藥氣下生活」！

軍部的國家統制的目標，究竟是怎樣的呢？

(一) 它反對從來專門爲販賣而生產的觀念，而另外樹立以國防爲中心而生產的新觀念；(二) 它主張應樹立產業的「計劃性」，換句話說，將現行的產業體系，重新加以改編，而另定應興與應革的新計劃，以適應戰爭的需要；(三) 以國防爲支點而不甚發展的產業，國家應予以保護的統制。這三點，是以民營爲外形，以國營爲實質的統制方策。

至於民間產業國防的統制手段，主要的是以國家的資金，補償損失，及補助獎勵金；并與國營工場交換技術勞働。政府在各工場內設監督官，與官營軍需工場作緊密的連絡。以法律規定利潤所得最高額，徵收戰時利子稅；劃一價格，禁止私人間的競爭；制定法律，嚴禁勞資爭議，取締商人乘機暴利等等。

這樣的國家統制和國營的方式，無異把工業資本家的全部財產，充當戰爭之用了，無異把資本家雙手就縛，而低首受軍部的驅策了，無異把資本主義原來的自由競爭的「廬山面目」，完全失掉了。資本家能「默爾而息」嗎？當然不能！因此，通過了政黨議員之口，而與軍部相肉搏，去年「電力國營」的紛爭，便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但是，我們知道，工業資本家，並不是根本反對國家統制的，而是希

望在統制的過程中，國家與資本家，實行互惠。國家尊重資本家應得的利潤，同時，資本家也激發「愛國大義，而慷慨從公」！在結城藏相上台以後，日本工業資本家與軍部的關係，似乎正走上這一微妙的階段，「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看吧，今後工業資本家與軍部，想來定會有握手言歡的一日哩！

第四，偏重農村與偏重都市的對立。這個對立也是完全以政民兩黨為對象的對立，我們知道，軍部是鼓吹農業本位，救濟農村，反對都市產業金融資本家，挾其雄厚的資本力，向農村剝削的。政民兩黨的革新綱領中雖也載着皇皇的「農村對策」，但是他們與其為滿足農民地主的要求而建立農村對策，不如說為滿足城市資本家的要求而建立農村對策。如民政黨的對策主要的是澈底整理農村負債，創設農業保險制度，澈底樹立森林、

水產、蠶絲政策等。政友會的對策，主要的是推行以貿易關係爲重心的生產統制，樹立自治體的以自主的經濟中心更生農村計劃。而對於都市則提倡工業之地方分散化等，都是着眼於都市利益的發展的。換句話說，便是促進農業生產的商品化，都市附庸化。

可是，軍部的改造農村口號則不然，它驟聽起來是異常漂亮的，什麼「土地國有」呀！什麼「減輕農村負擔，增加工業品的交易稅」呀！什麼「重要農產物之國家管理」呀！什麼「打破土地兼併的現象，實行耕者有其田」呀！什麼「肥料之國營」呀！什麼「救濟農村，治河防災」呀！但是，如何國有？如何耕者有其田？如何實行農產物及肥料之國家管理？如何打破土地兼併的現象？我們到現在還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大概軍部的理論家們，具體的方子，實在不容易開吧，因爲今日的德國農

村破敝的狀況，便是好例子啊！在備戰的狀態下，要農村與都市平衡發展，要國家資金能夠面面俱到，要都市的金融勢力，不積極向農村猛攻，要農村的農民，不批批地離開農村，奔向都市裏來。總括地一句說，要想在農村裏，實行一點不打折扣的國家社會主義來，在獨占資本主義的機構裏，怕是不容易達到的吧？

第五，急進的侵略政策與漸進的侵略政策的對立。軍部是實行急進的侵略政策的，是積極地不顧一切地向亞洲大陸，向南洋、澳洲發展的，這差不多已成爲國人心目中極普通的常識了。我們知道，「九一八」之役，以大砲巨彈猛襲瀋陽的當時，完全是出諸關東軍的單獨自由行動；事前沒有通過閣議，更沒有經過勅令核准的。事後他們看見拿中國的領土，比之探囊取物還要容易，不崇朝而遽甯失，未十日而熱河淪陷，真是創古今之

奇聞！於是，他們更發揮其急進的大陸政策的主張了。近五年來華北形勢的日非，我們都已知道，在此毋庸多說。

軍部主張向亞洲大陸實行急進的侵略是有兩重目的的：第一，因對外侵略之空前勝利，加強其對國內政治之支配作用，因此，反自由主義，反政黨政治，軍人干與政治、外交等等，一一倡之於口，而見之於實行了。軍部領導下的右翼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產生，強力政治論，成爲他們的「不二價」的金字招牌。第二，藉對外侵略的勝利，企圖解決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忠實奉行「天照大神」賦與「天皇統治全人類的神權」。——這是近四、五十年來，迭次對外戰爭勝利結果，所養成的「武士道心理」。

那末，資本家政黨、元老重臣等集團的對華政策，與軍部果具有大的差異嗎？有本質上的對立嗎？

如果我們直線地這樣認識，那就錯了！外交的機構，是微妙的，多邊的。在目前，日本資本家反對戰爭，這一原則，我們是承認的，因為依資本家這一集團的見解：戰爭對於自身，對於一般國民，對於「帝國利益的發展」都是不利的。所以，他們主張在避免戰爭的狀態下，盡力向海外發展。這並不是本質的差別，而是所用方式的不同！譬如同逐一鹿，或圍捕之，或餌誘之，或一舉而擊射之，其方法雖各各不同，然最後之目標在獲鹿，則一也。

第六，絕對擴充國防與相對擴充國防的對立。因為資本家不願發動戰爭，而且，照日本目前的經濟能力，不能有什麼戰爭，國家負債，在百二十億以上，農村破敝，工商拮据，金融界大有公債消化難之嘆。國民生活，一天天往水平線下低落。滿洲的「建設」資金，已是羅掘俱窮，何堪

再負擔每年鉅額增加的軍事費？何堪再把國民僅有流通的經濟力，供應給備戰之用？所以，近六、七年來，軍部與政黨的對立，主要的就是爲國防的擴充問題。自從去年馬場藏相提出擴充國防的三十億餘圓的膨大預算以後，政黨、財閥、國民大眾，形成一條陣線；掀起反廣田內閣的烽火。而軍部所擬的國防十二年計劃，財閥政黨，聞之也是叫苦不迭的。原因是一般老百姓的身上，已是榨不出什麼油來了，吃虧的第一個還是資本家！

第七，教育思想自由傾向與絕對統制主義的對立。在日本，素來對教育學術思想所持的自由觀念，比諸西歐各民主國家來得保守些，如皇室的一尊，如推翻資本主義體制的學術理論和團體組織，予以嚴密的控制，如西洋文明的有限制的採納，如原來舊道德觀、社會觀，仍爲一般受過歐風美雨的知識者羣所提倡等等，便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是，自從法西斯主義的

勢力，由軍事而政治，而教育學術，一直所向無敵地迷漫全國的現在，教育的強力統治，學術思想的單一化，就成爲年來日本教育運動，思想運動的主流了。在目前，一般素來左傾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們、教授們，提起「資本論」「唯物論」等純學術研究的書籍，就像有點「談虎色變」似的，這個年代吃飯難，在「思想一清」的空氣下，教書這碗飯，是最容易打破不過的。

政黨、財閥對教育、思想絕對統制的原則，雖不敢公然提出反對，然而，在目前狀態之下，「文相」（教育部長）這一把椅子，弄得政黨有點不敢坐，原因是軍部的「國體明徵」的教育原則，思想統制原則也和「特殊」的、「固有」的、「明明」的等等巧妙的名詞一樣，具體而微，無遠弗屆，無往不利的呢！

二 政黨與新官僚的對立

我們已經說過，官僚可以分爲二種，一是老官僚，一是新官僚，老官僚和政黨，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衝突，而新官僚和政黨的對立，目前似乎越來越起勁。

新官僚和政黨的對立，是怎樣的呢？

第一，是獨善主義與黨略黨利主義的對立。因爲只抱着獨善主義的目的，所以，新官僚陣，倡議選舉肅正，倡議革新政治。因爲抱着獨善主義的目的，所以，每易播弄是非，彼亦非也，此亦非也，彼亦是也，此亦是也。政黨與軍部遂因新官僚挾在中間作祟，而對立益緊張。新官僚看到目前形勢，於軍部是有利的，於政黨是不利的，所以事事唯軍部的馬首是

瞻，擴大大國防呀！增加捐稅呀！統制產業呀！革新行政機構呀！外交強化呀！教育思想統制呀！新官僚不折不扣附和軍部的意見，效力奔走，日不暇給。

第二，是秘密主義與公開主義的對立。議會政治是比較公開主義的政治，官僚政治是秘密主義的政治，軍部政治是槍桿主義的政治，這三種政治，各有不同的形態。秘密主義和公開主義成了對立的衝突。

新官僚爲什麼需要秘密政治呢？這理由是很明顯的，新官僚沒有財閥的後盾，沒有根深蒂固的黨的勢力，而且，也不是軍部的嫡系，他的神通廣大，莫測高深，就在於偷天換日，人不知，鬼不覺。這樣，他的政治手腕才能發揮出來，官運才可以「萬年亨通」。在軍部和政黨叫罵不休的情勢下，新官僚的得意的手腕，是正好行施的機會。

很明顯地，廣田內閣是所謂新官僚軍部互相提攜的內閣，有田外交，成爲政黨攻擊的衆矢之的，秘密主義新官僚外交，馬場財政成爲政黨攻擊的新官僚投機財政。軍部愈得勢，政黨勢力愈削弱，新官僚的出沒將更無常，而且，他的勢力將成爲政黨與軍人法西斯過渡期間的支點。

三 軍部、財閥、政黨、官僚相互間的矛盾

可是，話雖這麼說，新官僚和軍部並不是沒有矛盾的，他們相互間主要的只是利用，並沒有真正統一的共同信仰、思想爲結合基礎，所以，軍部正式跨上政治舞台的時候，新官僚如果不再搖身一變的話，那末又有一脚被踢開的可能。

而且，假使政黨的勢力，還有「死灰復燃」的希望，那末，新官僚難

保不會與政黨相勾引。

加以，在各黨的內部，近來也已出現了新官僚羣，如民政的永井柳太郎、櫻內幸雄、賴母木桂吉，政友的中島、前田等等，都有「待善價而沽之」的姿勢，財閥中近來已分成革新陣營與保守陣營二大主流，無形中政黨與革新財界也發生扞格之勢了。這樣軍部、政黨、財閥、官僚、新官僚相互對立的關係，極錯綜，極微妙，極盡其變化之能事。日本資本主義漩渦中的政治，就是這樣地在旋轉着，反覆着，矛盾的交織而又擴大着啊！

第十二章 最近日本政治的動向

最近日本政治的動態，我們可以拿第七十屆議會做基準。從這個基準上，我們所獲得的指標，是封建的元老重臣勢力的潰退，是政黨勢力的潰退，是資本家政治家的登場，是軍人法西斯勢力之合法地邁步前進，是新官僚陣之出沒無常。換句話說，便是現狀維持派勢力的潰退，與現狀革新派勢力的猛進。

宇垣組閣的失敗，林內閣之成立，一方面固然是軍部戰勝了政黨；另一方面，也是軍部無形中嚇倒了元老重臣集團，使不敢用最後高壓的手段，壓迫軍部就範；而祇有合法地承認軍部在政治上的既成勢力。

林內閣所懸的政治標的，主要的是有三點：（一）庶政一新，發揚日本獨特的憲法精神；（二）準戰時體制的編成，廣義國防的充實；（三）排斥政黨份子以代表政黨名義入閣。這三點政治標的，在日本的政治動態上，具備着怎樣的意義呢？很明白地，是軍部所謂革新的政治意識，充分地反映於林內閣的政綱上了。不過，實行這軍部政治意識的步驟，是漸進的，不是急進的；是具有相當曲折性的，而不是直線的；是所謂「合法」的，而不是所謂「非法」的。

其次，在軍部的政治意識，「合法」地正式跨上了政治舞台的過程，具有革新頭腦的少壯金融家，由幕後的主持，而公開走上政治舞台。換句話說，便是少壯金融家與軍部正式結合了，公開攜手了。這少壯金融家的代表，一是現藏相結城豐太郎，一是現日銀總裁池田成彬。他們的靈

妙法，就以日銀爲中心，而擴大日銀的機構，融通產業資本家的流通資金，擴大紙幣發行額，統制全國私人金融機關，統制全國產業機構。由這一副靈機妙法，完成準戰時體制的使命。這是實際地貫徹軍部意識最有效的手段，也是目前日本政治實質地轉變的基礎。

因爲這二點主要傾向的日益穩固化、明顯化，而促使了既成資產階級政黨的沒落。

政黨沒落的形勢，在第七十屆議會中，是表現得清清楚楚的。林內閣拒絕政黨入閣，而政黨默然不敢作聲。政民兩黨怕的是議會的解散，連現有的地位，也不能保！由廣田內閣的推倒，至林內閣的成立，這是給政黨的人們，以一個極大的現實的教訓。

因此，從前站在第一陣的代議士們，在議會重開後，退居第二陣了，

預算案通過了，會議風平浪靜了。大家總以為第七十屆議會，可以默然無聲地閉幕。那知，中途變卦，蔣將軍靈機一動，又給政黨一個教訓，衆議卒於四月一日，被首相以衆院故意阻撓議案通過爲名，而奏請天皇解散。同時，林首相更壯直地聲明，如總選結果，仍不能實現「公忠爲國」的衆院，那末，不辭再行解散！使慣指揮刀的林蔭將軍，是多麼勇敢，多麼「孔武有力」啊！

衆議院被解散以後，政黨的內部更形渙散了。親軍派、新黨派、舊黨派，擁護新巨頭派，形形色色，舉不勝舉。然而大體分起來，有兩大主流，一是新黨的組織，一是既成政黨的改造。在新黨組織運動的潛流裏，近衛文磨（現貴族院長）首領說，廣田（前首相）首領說，到現在尙未成爲具體的事實。然而這一新黨的實現，只是遲早間事。新政黨的誕生，是

促成舊政黨沒落的重要步驟，新政黨的誕生，也是一國一黨計劃的初步。

在目前革新金融家的結城（現藏相）、池田（日銀總裁）、津田信吾（鐵紡財閥代表）、鮎川義介（日產系軍需工業財閥），對於另組新黨運動，正積極分頭活動。大陸派的十河信二，對新黨樹立計劃，雖在林內閣剛成立時碰了一個釘子；可是，新黨計劃如有實現可能時，當然加入的。餘如政友會的中島、前田，民政黨的永井、櫻內，國民同盟的安達，都想在「親軍」的名義下，搖身一變。然而，實際上，這一羣也是各有千秋的呢！

與新政黨對立的新組織，是政民兩黨新抬頭的合併運動。在民政黨方面，以富田幸次郎、倭、小泉諸氏爲中心。在政友會方面以現狀維持系的鳩山、安藤、濱田爲中心，而進行政民兩黨的合併運動。擁前次組閣失敗的宇垣大將出任總裁。這事，重臣層的策劃者，現內大臣湯淺倉平，亦暗

中參與其事。至於資本家的後盾，則以保守的工業財閥，如日本經濟聯盟、東京工商會議所、日本全國產業聯合會等勢力爲中心，而進行聯絡。此外，聞新興的財閥如野口、森等，亦極願從中協助。

就目前情勢看來，前者的實現，可能性甚大，而後者還只能說是保守產業家以及政民兩黨的一種抵抗計劃。如果林內閣進一步而向保守的工業財閥澈底開刀時，那末，政民合併改造的新黨運動，或有實現可能。則那時候，日本的革新陣營與保守陣營，換句話說，便是法西斯壁壘與政黨政治壁壘的最後孤注一擲期，完全到來了。

至於一般國民大眾的陣營，將是怎麼樣呢？

這個答案，目前一時還不容易解答出來。因爲黑暗的重果，籠罩在他們的四週。但是我們確信，他們是不會走向法西斯政治陣營裏去的，他們

第十二章 最近日本政治的動向

最近日本政治的動態，我們可以拿第七十屆議會做基準。從這個基準上，我們所獲得的指標，是封建的元老重臣勢力的潰退，是政黨勢力的潰退，是資本家政治家的登場，是軍人法西斯勢力之合法地邁步前進，是新官僚陣之出沒無常。換句話說，便是現狀維持派勢力的潰退，與現狀革新派勢力的猛進。

宇垣組閣的失敗，林內閣之成立，一方面固然是軍部戰勝了政黨；另一方面，也是軍部無形中嚇倒了元老重臣集團，使不敢用最後高壓的手段，壓迫軍部就範；而祇有合法地承認軍部在政治上的既成勢力。

林內閣所懸的政治標的，主要的是有三點：（一）庶政一新，發揚日本獨特的憲法精神；（二）準戰時體制的編成，廣義國防的充實；（三）排斥政黨份子以代表政黨名義入閣。這三點政治標的，在日本的政治動態上，具備着怎樣的意義呢？很明白地，是軍部所謂革新的政治意識，充分地反映於林內閣的政綱上了。不過，實行這軍部政治意識的步驟，是漸進的，不是急進的；是具有相當曲折性的，而不是直線的；是所謂「合法」的，而不是所謂「非法」的。

其次，在軍部的政治意識，「合法」地正式跨上了政治舞台的過程，具有革新頭腦的少壯金融家，由幕後的主持，而公開走上政治舞台。換句話說，便是少壯金融家與軍部正式結合了，公開攜手了。這少壯金融家的代表，一是現藏相結城豐太郎，一是現日銀總裁池田成彬。他們的靈

妙法，就以日銀爲中心，而擴大日銀的機構，融通產業資本家的流通資金，擴大紙幣發行額，統制全國私人金融機關，統制全國產業機構。由這一副靈樞妙法，完成準戰時體制的使命。這是實際地貫徹軍部意識最有效的手段，也是目前日本政治實質地轉變的基礎。

因爲這二點主要傾向的日益穩固化、明顯化，而促使了既成資產階級政黨的沒落。

政黨沒落的形勢，在第七十屆議會中，是表現得清清楚楚的。林內閣拒絕政黨入閣，而政黨默然不敢作聲。政民兩黨怕的是議會的解散，連現有的地位，也不能保！由廣田內閣的推倒，至林內閣的成立，這是給政黨的人們，以一個極大的現實的教訓。

因此，從前站在第一陣的代議士們，在議會重開後，退居第二陣了，

預算案通過了，會議風平浪靜了。大家總以為第七十屆議會，可以默然無聲地閉幕。那知，中途變卦，蔭將軍靈機一動，又給政黨一個教訓，衆議院卒於四月一日，被首相以衆院故意阻撓議案通過爲名，而奏請天皇解散。同時，林首相更壯直地聲明，如總選結果，仍不能實現「公忠爲國」的衆院，那末，不辭再行解散！使慣指揮刀的蔭將軍，是多麼勇敢，多麼「孔武有力」啊！

衆議院被解散以後，政黨的內部更形渙散了。親軍派、新黨派、肅黨派，擁護新巨頭派，形形色色，舉不勝舉。然而大體分起來，有兩大主流，一是新黨的組織，一是既成政黨的改造。在新黨組織運動的潛流裏，近衛文磨（現貴族院長）首領說，廣田（前首相）首領說，到現在尙未成爲具體的事實。然而這一新黨的實現，只是遲早間事。新政黨的誕生，是

促成舊政黨沒落的重要步驟，新政黨的誕生，也是一國一黨計劃的初步。

在目前革新金融家的結城（現藏相）、池田（日銀總裁）、津田信吾（鐵紡財閥代表）、鮎川義介（日產系軍需工業財閥），對於另組新黨運動，正積極分頭活動。大陸派的十河信二，對新黨樹立計劃，雖在林內閣剛成立時碰了一個釘子；可是，新黨計劃如有實現可能時，當然加入的。餘如政友會的中島、前田，民政黨的永井、櫻內，國民同盟的安達，都想在「親軍」的名義下，搖身一變。然而，實際上，這一羣也是各有千秋的呢！

與新政黨對立的新組織，是政民兩黨新抬頭的合併運動。在民政黨方面，以富田幸次郎、倭、小泉諸氏為中心。在政友會方面以現狀維持系的鳩山、安藤、濱田為中心，而進行政民兩黨的合併運動。據前次組閣失敗的字垣大將出任總裁。這事，重臣層的策劃者，現內大臣湯淺倉平，亦暗

中參與其事。至於資本家的後盾，則以保守的工業財閥，如日本經濟聯盟、東京工商會議所、日本全國產業聯合會等勢力爲中心，而進行聯絡。此外，聞新興的財閥如野口、森等，亦極願從中協助。

就目前情勢看來，前者的實現，可能性甚大，而後者還只能說是保守產業家以及政民兩黨的一種抵抗計劃。如果林內閣進一步而向保守的工業財閥澈底開刀時，那末，政民合併改造的新黨運動，或有實現可能。則那時候，日本的革新陣營與保守陣營，換句話說，便是法西斯壁壘與政黨政治壁壘的最後孤注一擲期，完全到來了。

至於一般國民大眾的陣營，將是怎麼樣呢？

這個答案，目前一時還不容易解答出來。因爲黑暗的重累，籠罩在他們的四週。但是我們確信，他們是不會走向法西斯政治陣營裏去的，他們

始終是法西斯的敵人，他們不願在火藥氣下過生活，他們不願有戰爭，他們希望的只是生活的安定，國民負擔的減輕。我們也確信，他們是不會走向陳舊的政黨政治的陣營裏去的。因為幾十年來，無論在農村，在都市，他們所受到的只是殘酷的剝削，遍體的鱗傷，說不盡的暗無天日的生活！資本主義曾陶醉過它的黃金美夢；然而他們所享受的，只是黑暗的地獄！
悲慘的地獄！

現實的客觀情勢，決定了日本將來的政治，是無窮盡的矛盾！無窮盡的鬥爭！

◆ 世界知識叢書 ◆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塔甫合著
約翰

劉尊祺譯

八角五分

本書為目前世界估計日本作戰能力的唯一專著，特點有三：①大膽指出何者充實，何者虛弱；②以新的觀點推測日本在作戰時將發生的生產力間的衝突，及其國內革命的危險；③所引資料均為一九三一年以迄一九三六年之間。全書以分析日本備戰之目標為中心，並述一九一八「侵略」以後其國內軍事經濟文化動員之狀態。出版後，曾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日本的透視

歐脫萊女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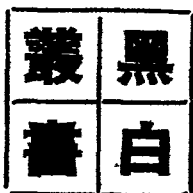
董之學譯

實價六角

在和敵人決鬥時，估計自己的力量和估計敵人的力量，都是很重要的。本書從各方面來分析日本內在的實情，找出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各種不安與矛盾。著者根據的是最正確的村料，而所用的又是最新科學的方法，所以這本書完全揭穿了那隻威風的紙老虎。這對於正在和敵人決鬥的我們，實在很有意義，我們敢向一切讀者推薦這一本好書。

萍未從亞國
來舊洲防
踪的界前
歐新到小
憶洲世民
大外的族
語戰豪影遠
編林傳張業
著歐子菊秋
著譯著著著
再出新初再
版出版版版
實一元二角
實二元五角
實三元五角
實二元五角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日關係簡史

張健甫著 實價二角

長城察北的抗戰

辛 質著 實價一角五分

本年五月二十六日為察北抗日同盟軍成立六週紀念日，該同盟軍為現任軍委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先生所領導，當時馮氏號召全國，殲滅敵騎，克復多倫，嗣以全國力量配合不善而失敗。本書著者親與是役，以客觀之態度，將長城各口及察北抗戰之實力經過，光榮勝利及其最後失敗之原因，條分縷析，描寫動人。今日察北匪僞正在死灰復燃，欲知懲彼醜類之途徑者，請讀此書。

六十多年來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是一部日本對華的侵略史，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對外的抗爭史。本書著者根據平素豐富的研究，將中日關係分作三個階段敘述。一面說明日方如何按照其大陸政策循序進行其侵略中國的工作；另一面說明中國民衆如何因壓迫之加甚，逐漸覺醒與團結，進行其爭取中國自由平等之偉大工作。本書作為一般讀者之參考書固屬最宜，即作為教科書用，亦無不可。

近代國家統一過程的研究

劉平著 實價二角

美國的大陸政策

淡夫著 實價一角五分

日貨在世界市場

柳乃夫著 實價二角

封建、半封建和資本主義

孫懷仁 著 實價一角五分

中國國防經濟建設

錢俊理著 實價二角

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

李凡夫著 實價一角五分

中日經濟提攜

駱耕澐著 實價一角五分

國難與文化

柳遜著 實價一角五分

今日的英日

冷曦著 實價一角五分

今日的日本

杜若君著 實價二角

日本的財閥軍部與政黨

再版 思慕著 實價一角五分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

再版 陳洪道著 實價一角五分

註本書業經
內政部登記註冊
字第九七九五號

青年自學叢書

(第二輯)

日本政治研究

每冊實價叁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印刷者

著者
發行者

百 色	臨 川	常 德	南 昌	衡 陽	昆 明	長 沙	桂 林	西 安	香 港	重 慶	生 王
迪 化	南 平	沅 陵	上 饒	吉 安	贛 州	成 都	中 南	大 馬	武 道	康 街	活 紀
巴 東	福 州	柳 州	全 州	天 水	宜 州	梧 州	路 門	一 二	一 二	二 十	書
東 定	州 平	州 南	州 南	州 南	州 南	州 南	州 南	一 五	一 五	一 五	店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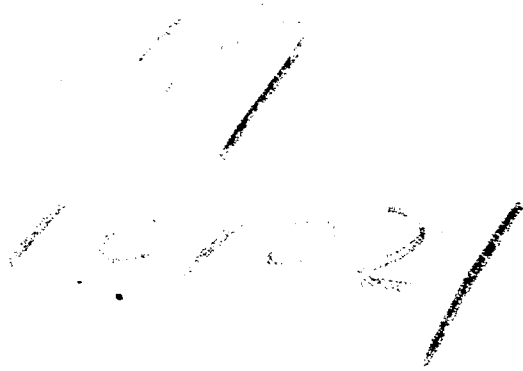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S)版初月五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S)版再月三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總0244

三 P



活生



\$0.35